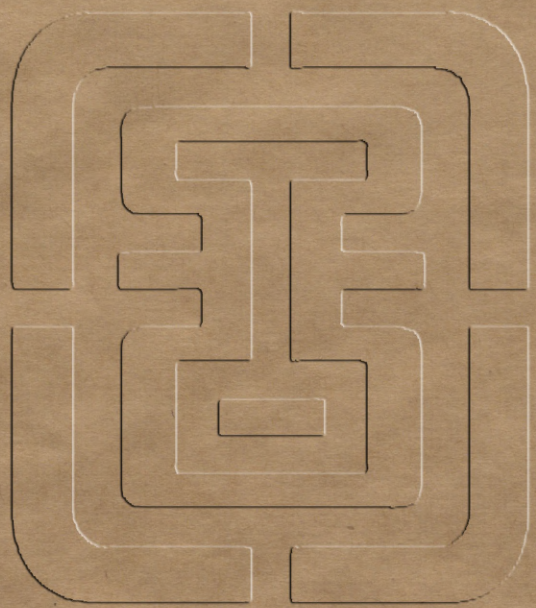




二四四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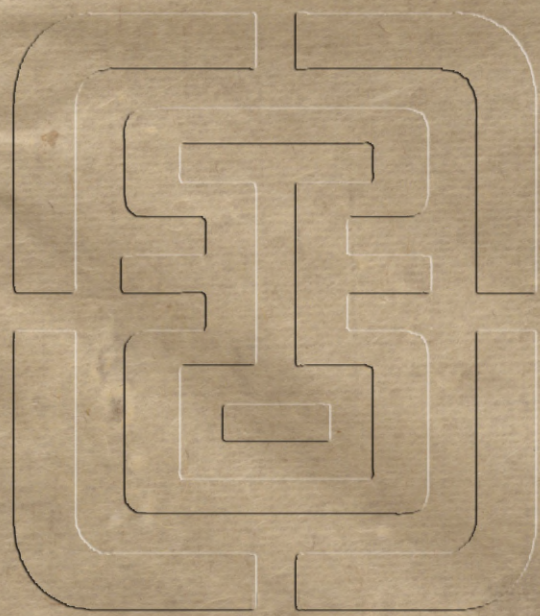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九十六

南菁書院

今文尙書經說攷十四

中

侯官陳喬樞撰

周書六

大書曰大木小水東流歸海非木無以榮萬物之不以

鴻範第六十六

今文尙書十一

十一之中

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今文尙書無此

史記宋世家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集解鄭元曰此數本諸陰陽所生之次也

漢書五行志經曰初一曰五行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

四曰金五曰土

案史記全載洪範篇此五行及下五事八政五紀皇極三

德稽疑庶徵五福等字上竝無一二以至八九等字漢書

五行志載洪範文五行上無一字五事上無二字食貨志

載洪範文八政上無三字又谷永傳引此篇皇極皇建其

有極皇極上亦無五字說文解字引書云卍疑亦無七字

洪适隸釋載熹平石經尚書殘碑洪範篇有為天下王三

德一曰正直三德上無六字可見尚書今文古文皆無此

等數目之字偽孔本乃各妄增一二至八九等字是亂經

文也宜從刪削

尚書大傳曰大水小水東流歸海非水無以準萬物之平非

水無以通遠道任重也

又曰火發於密水洩於深

案記纂淵海卷一水火引尚書大傳文如此先大夫曰韓

昌黎外集擇言解有火洩於密水發於深二語蓋本書大

傳

白虎通五行篇五行者何謂也謂金木水火土也言行者欲

言為天行氣之義也尚書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

曰土水位在北方北方者陽氣在黃泉之下任養萬物水之

為言準也言養物平均有準則也未在東方東方者陽氣始

動萬物始生木之為言觸也陽氣動躍觸地而出也火在南

方南方者陽在上萬物垂枝火之為言委隨也言萬物布施

火之為言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也金在西方西方者陰

始起萬物禁止金之為言禁也言秋時萬物陰氣所禁止也

土在中央者主吐含萬物土之爲言吐也言土居中總吐萬物也

又曰五行所以更王何以其轉相生故有終始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是以木王火相土死金囚水休王所勝者死囚故王者休木王所以七十二日何土王四季各十八日合九十日爲一時王九十日土所以王四季何木非土不生火非土不榮金非土不成水非土不停土扶微助衰厯成其道故五行更王亦須土也王四季居中央不名時行有五時有四何四時爲時五行爲節故木王卽謂之春金王卽謂之秋土尊不任職君不居部故時有四也

按禮記月令正義引洪範五行一曰水云云所以一曰水

者乾貞於十一月子十一月一陽生故水數一二曰火者坤貞於六月未六月兩陰生陰不敢當午也三曰木者正月三陽生是建寅之月故次木四曰金者八月四陰生是建酉之月故次金五曰土者三月五陽生三月建辰之月辰爲土土王四季藏四行又廣大故次土也是亦言陰陽所生之次與鴻範合

又曰五行所以二陽三陰何土尊尊者配天金木水火陰陽自偶

荀悅孝惠皇帝紀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劉熙釋名釋天曰五行者五氣也於其方各施行也金禁也其氣剛嚴能禁制也木冒也華葉自覆冒也水準也準平物

也火化也消化物也亦言毀也物入中皆毀壞也土吐也能吐生萬物也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曰稼穡

史記宋世家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曰稼穡○集解馬融云金之性從火而更可銷鑠○王肅曰種之曰稼斂之曰穡

土爰稼穡

漢書五行志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張晏曰革更也可更銷鑠也

又李尋傳尋對災異曰書云水曰潤下陰動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

按李尋事張山拊受小夏侯尚書由是小夏侯有李氏之學今據尋說水曰潤下與白虎通誼同足爲白虎通義皆用今尚書說之確證

白虎通五行篇五行之性或上或下何火者陽也尊故上水者陰也卑故下木者少陽金者少陰有中和之性故可曲可直從革土者最大苞含物之將生者出者將歸者不嫌清濁爲萬物主尚書曰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案尚書正義引王肅曰水之性潤萬物而退下火之性盛而升土王注與白虎通誼亦合易睽象傳曰火動而上澤動而下虞翻注亦引此經以爲之說是古文今文訓誼竝

同正義又言上文水火木金有本性其稼穡以人事爲名
非土本性變曰言爰以見此異也六府以土穀爲二由其
體異故也喬樅攷史記宋世家載此經土曰稼穡不作爰
字按爾雅釋詁云粵於爰曰也曰爰訓同竝無異義孔冲
遠強爲之解其說近泥然則史記作曰蓋據歐陽尚書王
充習歐陽之學者故與司馬子長所述文同此亦三家之
本有不同也

荀悅孝惠皇帝紀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
土爰稼穡

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史記宋世家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

作甘

白虎通五行篇水味所以鹹何是其性也所以北方鹹者冬
主萬物固藏鹹者所以堅之也猶五味得鹹乃堅也木味所
以酸者何東方萬物之發生也酸者所以達生也猶五味得
酸乃達也火味所以苦何南方主長養苦者所以長養也猶
五味須苦可以養也金味所以辛何西方煞傷成物辛所以
煞傷之也猶五味得辛乃委煞也土性所以甘何中央者中
和也故甘猶五味以甘爲主也尚書曰潤下作鹹炎上作苦
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案高誘注呂覽孟春紀云酸者鑽也萬物應陽鑽地而出
卽酸所以達生之誼高誘亦用今文尚書說故解詁與白

虎通合

尚書大傳曰水火者百姓之所飲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為人用

案尚書正義云此章所演凡有三重第一言其名次第二言其體性第三言其氣味言五者各為人用引書傳云云為證五行即五材左氏襄二十七年傳云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謂之行者在天為五氣流行在地為世所行用也

論衡驗符篇曰稼穡作甘

漢書五行志曰河圖雜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做孔子述春秋則乾坤之陰陽效洪範之咎徵天人之道粲然著矣

案五行志又云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景武之世董仲舒治

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春

秋數其既福傳以洪範師古云以洪範義傳而說之傳字或作傳讀曰附謂附著也與

仲舒錯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

傳又頗不同是以攬仲舒別向歆傳載哇孟夏侯勝京房

谷永李尋之徒所陳行事訛於王莽舉十二世以傳春秋

著於篇據班氏云云則志所載多述洪範五行傳之文攷

藝文志有劉向五行傳記十一卷許商五行傳記一篇皆

尚書今文家言也惟歆兼治古文尚書然觀班氏云劉向

洪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又云孝武時夏侯始昌通

五經善推五行傳以傳族子夏侯勝下及許商皆以教所

賢弟子其傳與劉向同惟歆傳獨異是孟堅於歆有微詞故志中歆五行傳別爲一說於古文今文兩家言分析甚明先大夫輯尚書大傳定本附載漢書五行志綴以它書所引劉氏五行傳論其書已別刊行喬樞今於洪範篇僅載伏生大傳洪範傳文其餘各家傳記文多故不具錄云漢書劉向傳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爲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向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篇號曰鴻範五行傳論奏之

劉向傳贊曰劉氏鴻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

漢書五行志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服虔曰不宿不得其時也或曰不豫戒曰不宿不戒以其時也○李奇曰姦謀增賦履畝之事也○臣瓚曰姦謂邪謀也○師古曰姦謀卽下所謂作爲姦詐以奪農時李說是也不享不行享獻之禮也

說曰木東方也於易地上之木爲觀其於王事威儀容貌亦可觀者也故行步有佩玉之度登車有和鸞之節田狩有三驅之制飲食有享獻之禮出入有名使民以時務在勸農桑謀在安百姓如此則木得其性矣若迺田獵馳騁不反宮室飲食沈湎不顧法度妄興繇役日奪民時作爲姦詐日傷民財則木失其性矣蓋工匠之爲輪矢者多傷敗及木爲變怪是爲木不曲直○如淳曰揉輪不曲揉矢不直也○臣瓚曰

木爲變怪梓柱更生及變爲人形是也

案志引傳曰者伏生尙書大傳四十一篇中洪範五行傳之文也稱說曰者當是歐陽夏侯等之說所以申釋五行傳者攷漢書藝文志載尙書歐陽章句三十一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大小夏侯解詁二十九篇歐陽說義二篇豈志所稱說曰卽歐陽說義二篇之語與

後漢書東平王蒼傳蒼上書曰臣聞時令盛春農事不聚興功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則木不曲直此失春令者也

續漢書五行志五行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謂木失其性而爲災也○劉

昭注補鄭元曰不宿不宿禽也角主天兵周禮四時習兵因以田獵禮志曰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過此則暴天物爲不宿禽角南有天庫將軍騎官享獻也禮志曰天子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周禮獸人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此獻禮之大略也角爲天門房有三道出入之象也房心農時之候也季冬之月命農師耦耕事是時房心晨中春秋傳曰辰爲農祥后稷之所經緯也亢爲朝廷房心爲明堂謀事出政之象君行此五者爲逆天東宮之政東宮於地爲木木性或曲或直人所用爲器者也無故生不暢茂多有折傷是木不曲直木金水火土謂之五材春秋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其政逆則神怒神怒則材失性

不爲民用其他變異皆屬沴沴亦神怒凡神怒者日月五星
既見適於天矣

案司馬彪續漢志云五行傳說及其占應漢書五行志錄
傳之詳矣故泰山太守應劭給事中董巴散騎常侍譙周並
撰建武以來災異今合而論之官續前志云則其義皆東
漢經師舊說亦今文家尚書之學也梁劉昭注補云注五
行稱鄭元曰皆出注大傳也鄭注尚書大傳本久已亡失
今故全載之以補傳注之逸焉

南齊書五行志木傳曰東方易經地上之木爲觀故木於人
威儀容貌也木者春生氣之始農之本也無奪農時使民歲
不過三日行什一之稅無貪欲之謀則木氣從如人君失威
儀逆木行田獵馳騁不反宮室飲食沈湎不顧禮制出入無
度多發徭役以奪民時作爲姦詐以奪民財則木失其性矣
蓋以工匠之爲輪矢者多傷敗故曰木不曲直

隋書五行志五行傳曰木者東方威儀容貌也古者聖王垂
則天子穆穆諸侯皇皇登車則有鸞和之節田狩則有三驅
之制飲食則有享獻之禮出入有名使民以時無事不出境
此容貌動作之得節所以順木氣也如人君違時令失威儀
田獵馳騁不反宮室飲食沈湎不顧法度縱欲恣睢出入無
度多徭役以奪人時增賦稅以奪人財則木不曲直

蕭吉五行大義洪範傳曰東方易云地上之木爲觀言春時
出地之木無不曲直花葉可觀如人威儀容貌也

春秋繁露五行順逆篇曰木者春生之性農之本也勸農事
無奪民時使民歲不過三日行什一之稅進經術之士誕羣
禁出輕繫去稽留除桎梏開閉闔通障塞恩及草木則樹木
華而諸草生恩及鱗蟲則魚大爲鱣鯨不見羣龍下如人君
出入不時走狗試馬馳騁不反宮室好姪樂飲酒沈湎縱恣
不顧政治事多發役以奪民時作謀增端以奪民財民病疥
搔溫體足脢痛咎及於木則茂木枯槁工匠之輪多傷敗毒
水滄羣漉陂咎及魚蟲則魚不爲羣龍深藏鯨出見

案董子此篇與洪範五行傳及說大指相同攷史記儒林
傳言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
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

尚書以教矣漢書儒林傳亦云然董子生於漢初爲世大
儒於尚書之學自必精通漢書五行志亦云摯仲舒著于
篇是班氏已引取其說今故採其書論五行者列於伏生
大傳後以資參觀而互證焉

漢書五行志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呂妾爲妻則火不
炎上

說曰火南方揚光輝爲明者也其於王者南面鄉明而治書
云知人則愆能官人故堯舜舉羣賢而命之朝遠四佞而放
諸桀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訴不行焉可謂明矣賢佞分
別官人有序帥由舊章敬重功勳殊別適庶如此則火得其
性矣若迺信道不篤或耀虛僞譏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

矣自上而降及濫炎妄起災宗廟燒宮館雖興師眾勿能救
也是謂火不炎上○師古曰書虞書咎繇謨之辭愆智也能
知其材則能官之所以爲智也四佞卽四凶也遠離也壅古
野字適讀曰嫡炎讀曰燄
續漢書五行志五行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
則火不炎上謂火失其性而爲災也○注鄭元曰東井主法
令也功臣制法律者也或曰喙主尙食七星主衣裳張爲食
廚翼主天倡經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子欲左右有民女翼子
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續宗彝藻火粉米黼
黻絺繡以五采章施於五色作服女明子欲聞六律五聲八
音在治習以出納五言女聽是則食與服樂臣之所用爲大

功也七星北有酒旗南有天廚翼南有器府五行火生土天
文以參繼東井四時以秋代夏殺太子之象也春秋傳曰夫
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也軒轅爲后妃屬南宮
其大星女主之位女御在前妾爲妻之象也君行此四者爲
逆天南宮之政南宮於地爲火火性炎然上行人所用爲亨
飪者也無故因見作熱燔熾爲害是爲火不炎上其他變異
皆屬沴也

案劉昭注補於火不炎上句引春秋考異郵曰火者陽之
精也人合天氣五行陰陽極陰反陽極陽反陰故應人行
氣以災不祥在所以感之萌應轉旋從逆殊心也其說亦可

互證

隋志鴻範五行傳曰火者南方陽光爲明也人君向南蓋取象也昔者聖帝明王負辰攝袂南面而聽斷天下攬海內之雄俊積之於朝以續聰明推邪佞之僞臣投之於野以通壅塞以順火氣不明之君惑於讒口白黑雜揉代相是非眾邪竝進人君疑惑棄法律閒骨肉殺太子逐功臣以孽代宗則火失其性

南齊志曰火南方揚光輝出炎燭爲明者也人君向明而治蓋取其象以知人爲分讒佞既遠羣賢在位則爲明而火氣從矣人君疑惑棄法律不誅讒邪則讒口行內閒骨肉外疎忠臣至殺世子逐功臣以妾爲妻則火失其性上灾宗廟下灾府榭內燠本朝外燠觀闕雖興師眾不能救也

案南齊志雖不標所出然其詞與五行傳同此蓋亦鴻範傳之文也以下三節竝同

春秋繁露五行順逆篇火者夏成長本朝也舉賢良進茂才官得其能任得其力賞有功封有德出貨財賑困乏正封疆使四方恩及於火則火順人而甘露降恩及羽蟲則飛鳥大爲黃鵠出見鳳凰翔如人君惑於讒邪內離骨肉外疎忠臣至殺世子誅殺不辜逐忠臣以妾爲妻棄法令婦妾爲政賜予不當則民病血壅腫目不明咎及於火則大旱必有火哉摘巢探殼咎及羽蟲則蜚鳥不爲冬應不來梟鶚羣鳴鳳凰

高翔

漢書五行志傳曰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

稼穡不成

說曰土中央生萬物者也其於王者爲內事宮室夫婦親屬亦相生者也古者天子諸侯宮廟大小高卑有制后夫人媵妾多少進退有度九族親屬長幼有序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故禹卑宮室文王刑於寡妻此聖人之所以昭教化也如此則土得其性矣若迺者淫驕慢則土失其性亡水旱之災而草木百穀不熟是爲稼穡不成

續漢書五行志五行傳曰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謂土失其性而爲災也

隋志鴻範五行傳曰土者中央爲內事宮室臺榭夫婦親屬也古者自天子至於士宮室寢居大小有差高卑異等骨肉有恩故明王賢君修宮室之制謹夫婦之別加親戚之恩敬父兄之禮則中氣和人君肆心縱意大爲宮室高爲臺榭雕文刻鏤以疲人力淫佚無別妻妾過度犯親戚侮父兄中氣亂稼穡不成

蕭吉五行大義曰五行傳及白虎通皆云木非土不生根莖茂榮火非土不榮得本著形金非土不成入範成名水非土不停隄防禁盈土扶微助衰應成其道故五行更互須土土主四季而居中央不以名成時故知同時俱起但託義相生春秋繁露五行順逆篇土者夏中成熟百種君之官循宮室之制謹夫婦之別加親戚之恩恩及土則五穀成而嘉禾興恩及俛蟲則百姓親附城郭充實賢君皆遷仙人降如人君

好姪佚妻妾過度犯親戚侮父兄欺罔百姓大爲臺榭五色成光雕文刻鏤則民病心腹宛黃舌爛病咎及於土則五穀不成暴虐妄誅咎及僇蟲僇蟲不爲百姓叛去賢聖放亡

漢書五行志傳曰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

說曰金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而鷹隼擊秋分而微霜降其於王事出軍行師把旄杖鉞警士眾抗威武所以征畔逆止暴亂也詩云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又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動靜應誼說以犯難民忘其死金得其性矣若迺貪欲恣睢務立威勝不重民命則金失其性矣蓋工冶鑄金鐵金鐵冰滯涸堅不成者眾及爲變怪是爲金不從革○

師古曰涸讀與洄同洄凝也

續漢書五行志五行傳曰好攻戰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謂金失其性而爲災也○注鄭元曰參伐爲武爲攻戰之象輕之者不重民命春秋傳曰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昴畢閒爲天街甘氏經曰天街保塞孔途道衢保塞城郭之象也月令曰四鄙入保畢主邊兵君行此四者爲逆天西宮之政西宮於地爲金金性革從形而革人所用爲器者也無故治之不銷或入火飛亡或鑄之裂形是爲不從革其變異皆屬沴也

隋志鴻範五行傳曰金者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古之王者興師動眾建立旗鼓以誅殘賊禁暴虐安天下殺伐必

應義以順金氣如人君樂侵陵好攻戰貪城邑之賂以輕百姓之命人皆不安外內騷動則金不從革

南齊志曰金者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其於五事兵戎戰伐之道也王者興師動眾建立旗鼓仗旄把鉞以誅殘賊正止暴亂殺伐應義則金氣從工冶鑄化革成器也人君樂侵陵好攻戰貪城邑輕百姓之命人民不安內外騷動則金失其性蓋冶鑄不化冰滯涸堅故曰金不從革又曰維木沴

金

春秋繁露五行順逆篇金者秋殺氣之始也建立旗鼓把仗旄鉞以誅殘賊禁暴虐安天下故動眾興師必應義理出則祠兵入則振旅以咸習之因於蒐狩存不忘亡安不忘危修

城郭繕墻垣審羣禁飭兵甲警百官誅不法恩及於金石則涼風出恩及於毛蟲則走獸大爲麒麟至如人君好戰侵陵諸侯貪城邑之賂輕百姓之命則民病喉咳筋攣鼻仇塞咎及於金則鑄化凝滯凍堅不成四面張罔焚林而獵咎及毛蟲則走獸不爲白虎妄搏麒麟遠去

漢書五行志傳田籥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

下

說曰水北方終藏萬物者也其於人道命終而形藏精神放越聖人爲之宗廟呂收魂氣春秋祭祀呂終孝道王者卽位必郊祀天地禱祈神祇望秩山川懷柔百神亡不宗事慎其齊戒致其嚴敬鬼神歆饗多獲福助此聖王所以順事陰氣

和神人也至發號施令亦奉天時十二月咸得其氣則陰陽調而終始成如此則水得其性矣若迺不敬鬼神致令逆時則水失其性霧水暴出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及淫雨傷稼穡是爲水不潤下○師古曰懷來也柔安也謂招來而祭祀之使其安也宗尊也

續漢書五行志五行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謂水失其性而爲災也○注鄭元曰虛危爲宗廟牽牛主祭祀之牲日在星紀周以爲正在元枵殷以爲正皆不得四時之正逆天時之象也春秋定十五年夏五月辛亥郊譏連卜三正以至失時是其類也君行此四者爲逆天北宮之政也北宮於地爲水水性潤下流人所用灌溉者也無

故源流竭絕川澤以涸是爲水不潤下其他變異皆屬沴也隋志鴻範傳曰水者北方之藏氣至陰也宗廟者祭祀之象也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皇后親蠶以供祭服敬之至也發號施令十二月咸得其氣則水氣順如人君簡宗廟不禱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

南齊志曰水北方冬藏萬物氣至陰也宗廟祭祀之象死者精神放越不反故爲之廟以收其散爲之貌以收其魂神而孝子得盡禮焉敬之至則神歆之此則至陰之氣從則水氣從溝瀆隨而流去不爲民害矣人君不禱祠簡宗廟廢祭祀逆天時則霧水暴出川水逆溢壞邑軼鄉沈溺民人故曰水不潤下

尚書大傳曰王者躬耕所以供粢盛

尚書大傳又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就川而爲之築官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大昕之朝三宮之夫人沐種於川世婦卒蠶獻繭於夫人纁三盆手○注云官當爲宮雉長三丈高一丈度長以長度高以高則蠶宮高一丈禮志曰仞有三尺七尺曰仞大昕季春朔日之朝也獻繭於夫人此諸侯之禮天子則獻繭於后手猶親也言后夫人親以手總之

案有三尺之上脫去仞字宜補

春秋繁露五行順逆篇水者冬藏至陰也宗廟祭祀之始敬四時之祭禘祫昭穆之序天子祭天諸侯祭土閉門闔大搜索斷刑罰執當罪飭關梁禁外徙恩及於水則醴泉出恩及

介蟲則鼃鼃大爲靈龜出如人君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執法不順逆天時則民病流腫水脹痿痺孔竅不通咎及於水霧氣冥冥必有大水水爲民害咎及介蟲則龜深藏鼃鼃鳴春秋繁露五行相生篇天地之氣合而爲一分爲陰陽判爲四時列爲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謂之五行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聞相勝也故謂治逆之則亂順之則法

又曰東方者木農之本司農尙仁進經術之士道之以帝王之路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執規而生至溫潤不知地形肥饒美惡立事生則因地之宜召公是也親入南畝之中觀民墾草發澗耕種五穀積蓄有餘家給人足倉庫充實司馬食谷司馬本朝也本朝者火也故曰木生火

又曰南方者火也本朝司馬尚智進賢聖之士上知天文其形兆未見其萌芽未生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治亂之源豫禁未然之前執矩而長至忠厚仁輔翼其君周公是也成王幼弱周公相誅管叔蔡叔以定天下天下既甯以安君官者司營司營者土也故曰火生土

又曰中央主者君官也司營尚信卑身賤體夙興夜寐稱述往古以厲主意明見成敗微諫納善防滅其惡絕源塞隙執繩而制四方至忠厚以信其君據義割恩太公是也應天因時之化威武強禦以成大理者司徒也司徒者金也故曰土生金

又曰西方者金大理司徒也司徒尚義臣死君而眾人死父親有尊卑位有上下各死其事事不踰矩執權而伐兵不苟克取不苟得義而後行至廉而威質直剛毅子昂是也伐有罪討不義是以百姓附親邊境安甯寇賊不發邑無訟獄則親安執法者司寇也司寇者水也故曰金生水

又曰北方者水執法司寇也司寇尚禮君臣有位長幼有序朝廷有爵鄉黨以齒升降揖讓般伏拜謁折旋中矩立而磬折拱則抱鼓執衡而藏至清廉平賂遺不受請謁不聽據法聽訟無所有阿孔子是也為魯司寇斷獄屯屯與眾共之不敢自專是死者不恨生者不怨百工維時以成器械器械既成以給司農司農者田官也田官者木故曰水生木

春秋繁露五行相勝篇木者司農也司農為姦朋黨比周以

蔽主明退匿賢士絕滅公卿教民奢侈賓客交通不勸田事

博戲鬪雞走狗弄馬長幼無禮大小相虜竝為寇賊橫恣絕

理司徒誅之齊相是也行霸任兵侵蔡蔡潰木者君之官也

夫木者農也農者民也不順如叛則命司徒誅其不率正矣

故曰金勝本案如而古書通用誅其不率正矣坊本脫去不字今訂補之

又曰火者司馬也司馬為讒反言易辭以譖愬人內離骨肉

之親外疎忠臣賢聖旋亡讒邪日昌魯上大夫季孫是也專權擅勢薄國威德反以

急惡譖愬其羣臣劫惑其君孔子為魯司寇據義行法季孫自消墮費邱城兵甲有差夫火者本朝有

邪讒熒惑其君執法誅之執法者水也故曰水勝火案坊本

者土也故土者君之官也字既譌誤又并下節土者君之官

也為一是五行相勝少水勝火之文矣顯係轉寫譌脫今為

訂補之如右

又曰土者君之官也其相司營為神主所為皆曰可主所言

皆曰善調順主指聽從為比進主所善以快主意導主以邪

陷主不義大為宮室多為臺榭彫文刻鏤五色成光賦斂無

度以奪民財多發徭役以奪民時作事無極以奪民力百姓

愁苦叛去其國楚靈王是也作乾谿之臺三年夫土者君之

官也君大奢侈過度失禮民叛矣其民叛其君窮矣故曰木

勝土

又曰金者司徒也司徒為賊內得於君外驕軍士專權擅勢

誅殺無罪侵伐暴虐攻戰妄取令不行禁不止將率不親士

卒不使兵弱地削令君有恥則司馬誅之楚殺其司徒得臣

敵內得於君驕蹇不卹其下卒不為是也得臣數戰破使當敵而弱以危楚國司馬誅之金者司徒司徒弱不能

使士眾則司馬誅之故曰火勝金

又曰水者司寇也司寇為亂足恭小謹巧言令色聽謁受賂

阿黨不平慢令急誅誅殺無罪則司營誅之營蕩是也為齊司寇太公封於

齊問蕩以治國之要營蕩對曰任仁義而已太公曰任仁義奈何營蕩對曰仁者愛人者有子不食其力尊老者妻長而

夫拜之太公曰寡人欲以仁義治齊今子以仁義亂齊寡人立而誅之以定齊國夫水者執法司寇

也執法附黨不平依法刑大則司營誅之故曰土勝水

春秋繁露治水五行篇曰日冬至七十二日木用事其氣燥

濁而青七十二日火用事其氣慘陽而赤七十二日土用事

其氣溫濁而黃七十二日金用事其氣慘淡而白七十二日

水用事其氣清塞而黑七十二日復得木木用事則行柔惠

誕羣禁至于立春出輕繫去稽留除桎梏開閉闔通障塞存

幼孤矜寡獨無伐木火用事則正封疆循田疇至于立夏舉

賢良封有德賞有功出使四方無縱火土用事則養長老存

幼孤矜寡獨賜孝悌施恩澤無與土功金用事則修城郭繕

墻垣審羣禁飭甲兵警百官誅不法存長老無焚金石水用

事則閉門閤大搜索斷刑罰執當罪飭關梁禁外徒無決池

隄

春秋繁露治亂五行篇火干木蟄蟲蚤出蚊雷蚤行土干

木胎天卵蝦鳥蟲多傷金干木有兵水干木春下霜

土干火則多雷金干火草木夷水干火夏雹木干火

則地動金干土則五穀傷有殃水干土夏寒雨霜木

干土保蟲不為火干土則大旱水干金則魚不為木

千金則草木再生火千金則草木秋榮土千金五穀不成
木干水冬蟄不藏土干水則蟄蟲冬出火干水則
星墜金干水則冬大寒

春秋繁露五行變救篇五行變至當救之以德施之天下則
咎除不救以德不出三年大雷雨石木有變春凋秋榮秋水
冰春多雨此繇役眾賦斂重百姓貧窮叛去道多饑人救之
者省繇役薄賦斂出倉穀賑困窮矣火有變冬溫夏寒此王
者不明善者不賞惡者不繼不肖在位賢者伏匿則寒暑失
序而民疾疫救之者舉賢良賞有功封有德主有變大風至
五穀傷此不信仁賢不敬父兄淫佚無度宮室多營救之者
省宮室去雕文舉孝弟恤黎元金有變畢昴爲回三覆有武

多兵多盜寇此棄義貪財輕民命重貨賂百姓趣利多姦軌
救之者舉廉潔立正直隱武行文東甲械水有變冬溼多霧
春夏雨雹此法令緩刑罰不行救之者憂囹圄究姦宄誅有
罪蒐五日

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
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艾明作愬聰作謀睿作聖
史記宋世家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
曰恭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治明作智聰作謀
睿作聖○集解馬融曰發言當使可從出令而從所以爲治
也睿通也上聰則下進其謀

案古文尙書作五曰思思曰睿睿作聖今文尙書作五曰

思心思心曰容容作聖宋世家載鴻範篇與古文尚書同
 疑卽孟堅所謂多從孔安國問用古文說者然史記漢書
 每遭俗人妄改今姑仍之辨詳見後按段玉裁曰如五是
 來備四字今本改爲曰時五者來備六字揆其所以蓋裴
 駟集解用孔安國注五者各以時之語則淺人增曰時二
 字固無足怪此處集解亦用馬融注睿通也孔安國注於
 事無不通謂之聖則正文改容作睿亦無足怪且或裴駟
 前已有改之今本史記未可盡信也

尚書大傳曰心之精神是謂聖

案此句見孔子集語卷下及釋史八十六蓋卽釋洪範思
 心曰容容作聖之訓也

思曰容 容作聖

漢書五行志經曰羞用五事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
 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
 從作艾明作哲聰作謀容作聖○應劭曰容通也上聰則下
 謀故聰爲謀也○張晏曰睿通達以至於聖

案說文容在谷部云深通川也睿在叡部通也小篆作叡
 古文作睿是睿與睿然兩字矣集韻十三祭云叡古文
 作睿睿以睿睿爲一字殊誤辨詳見後今本漢書作五曰
 思思曰睿睿作聖疑亦出後人所改也

又案尚書正義曰此章所演亦爲三重第一言其所名第
 二言其所用第三言其所致鄭云此數本諸陰陽昭明人

相見之次也恭明聰睿行之於我身其從則是彼人從我
似與上下違者我是而彼從亦我所爲不乖刺也皆謂其
政所致也君貌恭則臣禮肅君言從則臣職治君視明則
臣昭晰君聽聰則臣進謀君思睿則臣賢智鄭意謂此所
致皆是君致臣也案庶徵之意休咎皆肅又所致若肅又
明聰皆是臣事則休咎所致皆不由君何不然之甚乎喬
樞謂洪範五事雖據人君爲說要當君臣各敬用其事觀
鄭君尙書大傳注其誼自明但不必以恭肅等分屬君臣
反致費解鄭注尙書云云據古文家說也其注大傳云云
用今文家說也義實亦互相備耳觀馬融注尙書解聰作
謀云上聰則下進其謀應劭注漢書亦云上聰則下謀故

曰聰作謀與馬鄭解合蓋東漢之末古文尙書已顯於世
通儒多涉獵之故應劭時亦兼採古文尙書說也

漢書天文志歲星曰東方春木於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仁
虧貌失逆春令傷木氣罰見歲星○晉灼曰太歲在四仲則
歲行三宿太歲在四孟四季則歲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
二而行二十八宿十二歲而周天
災惑曰南方夏火禮也視也禮虧視失逆夏令傷火氣罰見
災惑○晉灼曰常以十月入太微受制而出行列宿司無道
出入無常也

太白曰西方秋金義也言也義虧言失逆秋令傷金氣罰見
太白○晉灼曰常以正月甲寅與災惑晨出東方二百四十

日而入四十日又出西方二百四十日而入三十五日而復出東方出以寅戌入以丑未也
辰星曰北方冬水知也聽也知虧聽失逆冬令傷水氣罰見星辰○晉灼曰常以二月春分見奎婁五月夏至見東井八月秋分見角亢十一月冬至見牽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三旬而入晨候之東方夕候之西方也

填星曰中央季夏土信也思心也仁義禮智信為主貌言視聽以心為正故四星皆失填星迺為之動○晉灼曰常以甲辰元始建斗之歲填行一宿二十八歲而周天也

案五常所屬漢書天文志以智屬水信屬土禮記中庸鄭注言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智

說各不同毛公及京房等皆以土為信水為智與天文志合攷易乾鑿度云孔子曰八卦之序成立則五氣變形故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為五常仁義禮信智是也萬物始出於震震東方之卦也陽氣始生受形之道也故東方為仁成於離離南方之卦也陽得正於上陰得正於下尊卑之象定禮之序也故南方為禮入於兌兌西方之卦也陰用事而萬物得其宜義之理也故西方為義漸於坎坎北方之卦也陰氣形盛陽氣含閉信之類也故北方為信四方之義皆統於中央故乾坤艮巽位在四維中央所以繩四方行也智之決也故中央為智道興於仁立於禮理於義定於信成於智五者道德之分也天人之際也

聖人所以通天意理人倫而明至道也而乾坤鑿度則云
 運五行先水次木次火次土及金木仁火禮土信水智金
 義又云坤元有信坤道有閉亦兩說兼載者蓋土總四行
 居時之季辰之數五得土之生氣五行大義云寅為陽始
 申為陰始自辰數至申
 數五自戌數至寅數亦五也揚子太元云子午之數九丑
 未八寅申七卯酉六辰戌五巳亥四十二辰中惟辰戌皆
 五得土辰又水之所歸也故土為信為智兼二誼也白虎
 通曰脾所以信何脾者土之精也土尚任養萬物為之象
 生物無私信之至也故脾象土色黃也口為之候何口能
 啖嘗舌能知味亦能出音聲吐涎液故元命包曰口者脾
 之門戶脾者土之精土為北斗主變化者也言口為之候
 是信之誼也言土主變化是智之誼也易是類謀曰乾建

度坤拒謀注云坤為土土性智故謀屬焉水亦得兼二誼
 者五藏配以六府水府有二膀胱者水之府三焦者亦水
 之府也水所以有二府者水屬陰陰數偶也五藏之中腎
 藏有雙亦其象也孔子曰智者樂水則智屬水矣素問曰
 腎者作強之官技巧出焉巧即智之誼孟子曰智譬則巧
 也是其明證易乾坤鑿度曰水為天地信順氣而潮潮者
 水氣水氣來往行險而不失其信者也漢書翼奉傳注載
 晉灼引翼氏五性云脾性力力行信戊癸主之戊土也癸
 水也揚子太元云甲己之數九乙庚八丙辛七丁壬六戊
 癸五五者土之數也而癸得之故信可知古訓如是後之
 情說經者或專舉一誼或兼存二誼其說竝通非有違異也

荀悅孝惠皇帝紀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
 思心木為貌貌曰恭恭作肅肅時雨若厥福攸好德貌失厥
 咎狂厥罰常雨厥極惡金為言言曰從從作义义時暘若厥
 福康甯言失厥咎僭厥罰常暘厥極憂火為視視曰明明作
 哲哲時燠若厥福壽視失厥咎舒厥罰常燠厥極疾水為聽
 聽曰聰聰作謀謀時寒若厥福富聽失厥咎急厥罰常寒厥
 極貧土為思心思心曰容容作聖聖時風若厥福考終命思
 心失厥咎霧厥罰常風厥極凶短折皇之不極厥咎眚厥罰
 常陰厥極弱

案明作哲尚書正義云哲王肅及漢書五行志皆云哲智
 也鄭本作哲則讀為哲段玉裁曰按說文日部哲昭晰明

也从日折聲口部哲知也从口折聲心部哲敬也从心折

聲三字各有所屬本義而經傳多相假借鴻範五行傳作

哲而孟堅因之子雍從之作哲訓智此假哲為哲也漢書

內多如此鄭本作哲云君視明則臣照哲照哲二字與說

文昭晰同與易之明辨哲也同解非讀為哲也詩小旻正

義引鄭注順小旻經文改為昭哲惠氏定宇集鄭注改為

照哲又引正義去哲讀為哲按正義鄭本作皆非耳宋元

疏云王肅及漢書五行志皆作哲定本作哲則讀為哲作

正義者不暇分別哲之不同但以哲與哲則異耳漢書

云聖人既躬明哲之性哲民惟刑皆即哲字也若隋書五

行志視之不明是謂不知此蓋古本尚書大傳作知古者

哲訓知因以知代哲如夏紀知人則智宋世家明作智皆

智知通用宋世家以智代哲者蓋今文尙書作哲字也或
說文口部哲字下又出哲字云哲或从心然則哲哲同字
見於說文矣何子必分而二之應之曰心部哲敬也此許
君原書也口部哲同哲此必淺人據漢
書孱入者也讀書貴識古書之正譌
段說是已

又案段玉裁曰古文尙書五曰思今文尙書作五曰思心

尙書大傳鴻範五行傳次五事曰思心思心之不容今本

五事曰心維是謂不聖此七證也又曰禦思心於有尤此

二證也大傳注云凡貌言視聽思心今刻本無此二

失則逆人之心又云包貌言視聽而載之以思心者又云

君思心不通又云思心曰土又云稽與思心之咎同耳又

云六事貌視言聽思心王極也此三證也漢書藝文志曰

貌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亂此四證也五行志經曰

五曰思心今本思心曰容今本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

聖思心者心思慮也此釋思心甚明今本容寬也此五證

也高誘注戰國策引五行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此

六證也荀悅孝惠皇帝紀五曰思心今本土為思心思心

曰容容作聖今本此七證也孝昭皇帝紀

曰思心霧亂之應此八證也司馬紹統五行志曰思心不

容是謂不聖此九證也惟今文尙書作五曰思心思心曰

容而後伏生鴻範五行傳因之各家言五行傳者又因之

學者不知有思心往往妄為刪改又漢書五行志引鴻範

此經思下無心者小顏依古文尙書刪之也應劭注曰思

思慮按劭當云思心思慮也此用班思心古文作思今

本應注纔二字淺人刪改之本也段說甚精確
又案古文尙書思曰睿今文尙書作思心曰容段玉裁云
洪範五行傳曰五事五曰思心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鄭
注曰容當爲睿睿通也此據孔安國本以正伏本其證一
也董仲舒春秋繁露曰五事五曰思心今本無心又曰思心今本無心
無曰容容者言無不容容作聖聖者設也王者心寬大無
不容則聖能施設事各得其宜也其證二也劉向說苑君
道篇尹文對齊宣王曰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大道容
眾大德容下聖人寡爲而天下理矣書曰容作聖此子政
引今文尙書也若作睿字則與上文不屬今本妄改作睿
非也其證三也五行志經曰五事五曰思心思心曰容容

作聖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思心者心思慮也容寬
也孔子曰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言上不寬大包容臣
下則不能居聖位容字今本皆作睿此容字少一畫也經
傳皆作容而以寬訓之一氣銜接倘易爲他字則不相貫
弗其證四也應劭注漢書云容古文作睿此正與韋昭云
古文台爲嗣古文隔爲擊孟康云祖古文言阻許叔重云
粵柝古文言由柝一例其下文蒙睿字云通也此識古文
異字異義而不若鄭注大傳直云容當爲睿者以班氏主
寬容之說非可憚背小顏漢書乃改正文作睿謂睿睿爲
一字以傳合古文尙書說文睿在谷部深通川也睿在叔部通也小篆作叡古文作睿是睿
與睿截然二字又改應注睿通也爲睿通也移置古文作睿之上
皇清經解續編 今文尙書經說攷十四中

強令睿睿爲今古字若張晏注亦刪節不完度張注當云
容古文作睿睿通也通達以至於聖凡十四字刪改之曰
睿通達以至於聖纔七字不可讀小顏之誤實因不解古
文作睿之古文謂古文尙書直訓爲古字因謂容與睿同
字容爲睿字誤重此也繆白小顏而前班書斷無作睿者
其證五也高誘戰國策云五行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
聖其證六也司馬紹統及晉書隋書五行志皆引五行傳
曰思心不容是謂不聖其證七也惟沈約宋書作思心不
叙豈從鄭大傳注與
詩小雅小旻鄭箋云書曰睿作聖明作哲聰作謀恭作肅
從作艾詩人之意欲王敬用五事以明天道按此鄭引古
文尙書也故睿不作容敬不作羞其不依尙書原文者依

詩經文爲序也說文十篇思容也从心囟聲向時錢辛楣
少詹事亦舉爲睿作容之證玉裁按容乃容之字誤不得
因伏董劉班說鴻範作思心曰容而謂許同也許此乃訓
字非訓尙書也今本尙書思心曰容思不訓容謂思貴容
耳不當爲是不完之語假令或云視明也聽聰也貌恭也
言從也豈成文理乎睿訓深通川也人之思如睿川然思
與睿雙聲故以容訓思比如髮拔也尾微也門聞也戶護
也皆以同音爲訓說文有此一例而字與容相似遂誤爲
容矣說文之容誤爲容漢書之容誤更爲容真是物必有

耦至於容與睿二字形異音異義異小篆容古文作濬說

引容小篆叡古文作睿此形異也容私閨切睿以芮切此

音異也毛詩故訓傳曰濬深也馬注尚書鄭注大傳許造說文皆曰睿通也此義異也思如睿川而不期於睿則雖有深而不通者矣睿者人所同然睿者道所必然也故思曰睿猶容曰睿也詹事嘗言春秋繁露漢書說文皆作容容字義長思主於睿則恐失之深刻王裁按漢人所徵引尚書見於史記前後漢書者皆系伏生今文以功令所重博士所習也若鴻範五行傳出於伏生則思心曰容容作聖爲今文尚書無疑劉向說苑引容作聖容眾之說尤爲顯白詹事言容字義長竊有未安古文睿字畢竟勝於今文是以鄭用古文正大傳也但今文尚書並非伏生有誤是伏生所受本如是耳觀說苑尹文引尚書容作聖則作容非始伏生也又如棗始昉於唐山甫刑見於禮記譏諛諍言早錄於公羊是可證矣

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曰王者與臣無禮貌不肅敬則木不曲直而夏多暴風風者木之氣也其音角也故應之以暴風王者言不從則金不從革而秋多霹靂霹靂者金氣也其音商也故應之以霹靂王者視不明則火不炎上而秋多電電者火氣也其音徵也故應之以電王者聽不聰則水不潤下而春夏多暴雨雨者水氣也其音羽也故應之以暴雨王者心不能容則稼穡不成而秋多雷雷者土氣也其音宮也故應之以雷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何謂也夫五事者人之所受命於天也而王所修而治民也故王

者爲民治則不可以不明準繩不可以不正王者貌曰恭恭者敬也言曰從從者可從視曰明明者知賢不肖者分明黑白也聽曰聰聰者能問事而審其意也思曰容容者言無不容恭作肅從作又明作哲聰作謀容作聖何謂也恭作肅言王誠能內有恭敬之姿而天下莫不肅矣從作又言王者言可從明正從行而天下治矣明作哲哲者知也王者明則賢者進不肖者退天下知善而勸之知惡而恥之矣聰作謀謀者謀事也王者聰則聞事與臣下謀之故事無失謀矣容作聖聖者設也王者心寬大無不容則聖能施設事各得其宜也

案玉鳴盛尚書後案曰五事配五行諸說互異貌木言金

視火聽水思土伏生董仲舒劉歆眭孟等之說災異班固之志五行鄭康成之注大傳竝同此說是也伏生等說本易八卦方位四正卦東震爲春爲木西兌爲秋爲金北坎爲冬爲水南離爲夏爲火土寄王西南位實中央五事分配之說卦傳云震動也兌說也坎陷也離麗也貌主動爲震言主說爲兌聽者耳有陷象爲坎視者光之麗於物爲離又云震爲足坎爲耳離爲目兌爲口耳目口固顯合而足亦貌之動也又云坎爲耳痛兌爲口舌注家云坎爲耳爲疾故爲耳痛兌得震聲故爲口舌又虞翻逸象云坤爲忠爲土坎爲虛爲入爲納離爲見爲明爲光是皆足以證伏生等說此外劉向則別爲一說攷庶徵兩乃貌不恭劉

歆以爲卽春秋大雨而劉向以爲卽大水旣以恆雨爲大水當貌不恭之罰則貌改屬水矣王充論衡訂鬼篇云鴻範五行言火同氣故童謠爲妖言世謂童子爲陽故妖言出小童童巫舍陽故大雩舞童暴巫又言毒篇云諺曰眾口爍金口者火也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直故云爍金金制於火火口同類也如劉向王充說推之旣以貌言改屬水火則當以視聽改屬木金惟思屬土仍伏生之舊耳此說在漢俗儒枵爲異論者誤以五事之次卽五行之次故也近人又衍其說云雨爲水易象坎爲雨雨與肅應則象當屬水暘爲火易象離爲火暘又與父應則言當屬火木爲燠燠應哲則視屬木金爲寒寒爲謀則聽屬

金云云不知坎本水也借雨以爲坎象不可卽以雨爲水離本火也借日以爲離象不可卽以日爲火况強木以爲燠而火位正南於時夏也反不得爲燠強金以爲寒而水位正北於時冬也反不得爲寒有是理乎然則貌言屬水火視聽屬木金者其說妄也其後俗儒又別造一說云脾之發爲貌而主土肺之發爲言而主金肝之發爲視而主木腎之發爲聽而主水心之發爲思而主火此說因五藏所屬推得本之內經素問乃醫家之言非鴻範義月令五時祭各以一藏爲先乃以性配五行之位而先祭之故正義引鄭駁異義云今文尚書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尚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

也腎水也許慎謹案月令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
肝冬祭腎與古尚書同鄭駁之云月令祭四時之位且其
藏之上下次之耳冬位在後而腎在下夏位在前而脾在
上春位小前故祭先脾秋位小卻故祭先肝腎也脾也俱
在鬲下肺也心肝也俱在鬲上祭者必三故有先後焉不
得同五行之氣今醫病之法以肝爲木心爲火脾爲土肺
爲金腎爲水則有瘳也若反其術不死爲劇是鄭論醫病
之法當從今文尚書歐陽說不當從古尚書說但此既是
醫病之法則與鴻範之言理氣象數相爲配合者不同歐
陽家說以之療病則可以之說經則謬鄭意已顯然矣蓋
相配與相屬不同鴻範以其形象之相配者言醫家以其

氣質之相屬者言各有攸當不可強合爲一至許慎所從
之古尚書說則與諸家又俱不同而別爲一義乃以貌爲
木言爲火思爲土視爲金聽爲水鄭說既斥其與醫理不
合若以治疾非死必劇則其與鴻範不合又不待言矣五
事配五行總以伏鄭爲定喬樞謂王氏之說未諦蓋五行
有相生之序有相克之序禹貢之六府孔修左氏傳以水
火金木土穀言之此相克之序也鴻範之六沴作見伏生
傳以木火土金水言之此相生之序也五行有生數之次
有成數之次月令春其數八夏其數七秋其數九冬其數
六此成數之次也鴻範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
曰土此生數之次也惟月令中央土其數五與鴻範土數

同鄭注以爲土生數五成數十但言五者土以生爲本也
然則知五行或以相生爲序或以相克爲序或以生數而
言或以成數而言義各有取不必強合使一也春秋繁露
五行之義篇曰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
水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終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
次之序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此其父
子也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後土居中央此其父子
之序相愛而布是故木受水水受火土受火金受土土受
金也諸授之者皆其父受之者皆其子也常因其父以使
其子天之道也今攷鴻範五行傳言長事一曰貌次二事
曰言次三事曰視次四事曰聽次五事曰思心鄭注云貌

曰木言曰金視曰火聽曰水思心曰土按此亦以相克爲
序但與六府又有順數逆數之不同六府之水火金木土
皆已之所克順而數之者也五事之木金火水土皆已之
所受克逆而數之者也至鴻範五行傳言人君行政之失
則首言本不曲直次以火不炎上次以稼穡不成次以金
不從革終以水不潤下是六沴之作與五行五事次序又
不相同而與董子論五行之義適合蓋人君行政必順天
之道天時首春主木次夏主火次季夏主中央土次秋主
金次冬主水故以木爲五行之始土爲五行之中水爲五
行之終王者發於其政必順天次之序而行也按齊詩四
始之說毛詩正義引汜歷樞云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

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詩陳四始
言水火金水本始之氣而不及土所以不爲始者木火
金水非土不成土王於四季爲四行之主卽月令季夏中
央土之誼亦卽鴻範傳土次木火與金水中之誼春秋繁
露所云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後土居中央相受而
布者與此誼正同鴻範五行傳首言木者傳皆主王事而
言此卽易帝出乎震之義易乾鑿度載孔子曰立德之數
先立木五德以木爲首亦同此義也齊詩五際之說郎顛
引詩汜歷樞曰卯酉之際爲革政午亥爲革命神在天門
出入候聽言神在戌亥司候帝王興衰得失厥善則昌厥
惡則亡亦與鴻範五事之次適合貌曰木言曰金此卽卯

酉之際也視曰火聽曰水此卽午亥之際也思心曰土此
卽戌際也宋均注汜歷樞云神陽氣君象也天門戌亥之
閒乾所據者按戌爲土位戌亥之閒乾據之有君之象焉
白虎通論五行曰行有五時有四何土尊不論職君不居
部故時有四也鄭注鴻範五行傳曰思心曰土土王四時
主消息生殺長藏之氣所以殖萬物之命者也然則思心
之失厥咎尤重五際之尾尤以戌爲大故郎顛於順帝陽
嘉中條對七事言於詩三葦高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戌仲
十年今年仲竟來命入季宜因斯際大蠲法令改元更始
也齊詩三葦之法汜歷樞云凡推其數皆從亥之仲起此
天地所定位陰陽之氣週而復始萬物死而復蘇大統之

始此卽鴻範五行一曰水以水爲始之誼亦卽周易繫傳
天一生水之誼也據此諸說亦足證五行先後之序各有
不同者固各有所取義必欲比而同之則是執一不通之
論未可爲訓也

鴻範五行傳曰長事一曰貌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
罰恆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旣時則
有下體生土之病時則有青眚青祥惟金沴木○注長猶君
也肅敬也君貌不恭則是不能敬其事也君臣不敬則倨慢
如狂矣貌曰木主春春氣生生氣失則踰其節故常雨也生
氣失故於人則爲惡服貌之飾也龜蟲之生於水而游於春
者也屬木雞畜之有冠翼者也屬貌痾病也下體生上之病

貌氣失之病也青木色也皆生於此祥自外來也沴殄也凡
貌言視聽思心一事失則逆人之心人心逆則怨木金水火
土氣爲之傷傷則衝勝來乘殄之於是神怒人怨將爲禍亂
故五行先見變異以譴告人也及妖孽禍痾青祥皆其氣類
暴作非常爲時怪者也各以物象爲之占也

漢書五行志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恆雨厥
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旣時則有下體生
上之病時則有青眚青祥惟金沴木○韋昭曰下體生上若
牛之足反出背上下欲伐上之禍也○李奇曰內曰眚外曰
祥○服虔曰沴害也○如淳曰沴音拂戾之戾義亦同
說曰凡草物之類謂之妖妖猶天胎言尙微蟲豸之類謂之

孽孽則牙孽矣及六畜謂之既言其著也及人謂之痾痾病貌言寢深也甚則異物生謂之眚自外來謂之祥祥猶禎也氣相傷謂之沴沴猶臨莅不和意也每一事云時則曰絕之言非必俱至或有或亡或在前或在後也貌之不恭是謂不肅肅敬也內曰恭外曰敬人君行己體貌不恭怠慢驕蹇則不能敬萬事失在狂易故其咎狂也上嫚下暴則陰氣勝故其罰常雨也水傷百穀衣食不足則姦軌竝作故其極惡也一曰民多被刑或形貌醜惡亦是也風俗狂慢變節易度則爲剽輕奇怪之服故有服妖水類動故有龜孽於易巽爲雞雞有冠距文武之象不爲威儀貌氣毀故有雞既一曰水歲雞多死及爲怪亦是也上失威儀則下有彊臣害君上者故

有下體生於上之痾木色青故有青眚青祥凡貌傷者病木氣則金沴之衝氣相通也於易震在東方爲春爲木也兌在西方爲秋爲金也離在南方爲夏爲火也坎在北方爲冬爲水也春與秋日夜分寒暑平是以金木之氣易以相變故貌傷則致秋陰常雨言傷則致春陽常旱也至於冬夏日夜相反寒暑殊絕水火之氣不得相併故視傷常與聽傷常寒者其氣然也逆之其極曰惡順之其福曰攸好德

案五行志又云劉歆貌傳曰有鱗蟲之孽羊既鼻痾說以爲天文東方辰爲龍星故爲鱗蟲於易兌爲羊木爲金所病故致羊既既與常雨同應此說非是春與秋氣陰陽相敵木病金盛故能相并此一事耳既與妖痾祥眚同類不

得獨異班不從劉歆說者以五行傳是伏生所傳授孝武
時夏侯始昌通五經善推五行傳以傳族子勝下及許商
皆以教所賢弟子其傳與劉向同惟劉歆傳獨異與今文
家尚書說不合故所不取或曰歆好古文尚書者歆傳當
是用古文說喬樅謂子政亦嘗據中古文尚書考其同異
而其傳仍與夏侯等同可見古文今文於鴻範五行五事
休咎之徵竝無異說又班氏一再引劉歆說以爲羸蟲之
孽屬思心不容劉歆以爲庶徵皆以蟲爲孽思心羸蟲孽
也作思心作容皆歆用今文尚書之驗然則歆傳之獨異
者蓋亦未免好奇之過歟

續漢書五行志五行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
恆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禍時則有
下體生上之病時則有青眚青祥惟金沴木
說云氣之相傷謂之沴

南齊志貌傳曰失威儀之制怠慢驕恣謂之狂則不肅矣下
不敬則上無威天下既不敬又肆其驕恣肆之則不從夫不
敬其君不從其政則陰氣勝故曰厥罰常雨
貌傳又曰上失節而狂下怠慢而不敬上下失道輕法侵制
不顧君上因以薦饑
又曰上下不相信大臣姦充民爲寇盜故曰厥極惡一曰民
多被刑或形貌醜惡

又曰危亂端見則天地之異生木者青故曰青眚爲惡祥凡

皇清經義卷之十四
貌傷者金沴木木沴金衝氣相通

隋志鴻範五行傳曰陰氣彊積然後生水雨之災

太平御覽咎徵部鴻範五行傳曰凡有所害謂之災無所害而異於常謂之異故災爲已至異爲方來

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曰王者能敬則肅肅則春氣得故肅者主春春陽氣微萬物柔易移弱可化於時陰氣爲賊故王者欽欽不以議陰事然後萬物遂生而木曲直也春行秋政則草木凋行冬政則雪行夏政則穀養失政則秋霜不降雷不藏

說苑修文篇書曰五事一曰貌貌若男子之所以恭敬婦人之所以姣好也行步中矩折旋中規立則磬折拱則抱鼓其以入君朝尊以嚴其以入宗廟敬以忠其以入鄉曲和以順其以入州里族黨之中和以親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孔子曰恭近於禮遠恥辱也

風俗通過譽篇曰鴻範陳五事以貌爲首

後漢書陳忠傳忠上疏曰臣聞鴻範五事一曰貌貌以恭恭作肅貌傷則狂而致常雨

續漢書五行志注引蔡邕對問曰臣聞陽微則日蝕陰盛則地震思亂則風貌失則雨視闇則疾簡宗廟水不潤下川流滿溢明君臣正上下抑陰尊陽修五事於聖躬致精慮於其御其救之也

續漢書五行志贊曰皇極維建五事克端罰咎入沴逆亂侵

干火下水騰木弱金酸妖豈或妄氣災以觀

三國志秦宓傳宓報李權書曰鴻範記災發於言貌

鴻範五行傳曰次二事曰言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厥咎僭厥
罰常陽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大禍
時則有口舌之病時則有白眚白祥維火沴金。注艾治也
君言不從則是不能治其事也君臣不治則僭差矣言曰金
金主秋秋氣殺殺氣失故常陽也殺氣失故於人爲憂詩之
言志也蜃蝻蝻蟬之類蟲之生於火而藏於秋者也屬金犬
畜之以口吠守者也屬言口舌之病者言氣失之病也
漢書王莽傳書云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師古曰鴻範之言
艾讀曰又又治也

又曰太白司艾西嶽國師典致時陽。應劭曰言之不從是
謂不艾艾安也厥罰常陽陽旱也。師古曰艾讀曰又

案據應劭注以艾字訓安當本之今文家尙書章句亦漢
經師相傳舊說也鄭君訓艾爲治者三家尙書有歐陽大
小夏侯之別故各守其師說閒有不同耳段玉裁曰王莽
傳書云言之不從是謂不艾此引五行傳也古人傳引或
以傳繫之經或以緯系之經此類是已揚尙書大傳宋世
家漢紀論衡皆作暘五行志及王莽傳作陽假借字耳

漢書五行志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厥咎僭厥罰恆陽厥
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犬豕時則有口
舌之病時則有白眚白祥惟木沴金言之不從從順也是謂

不艾艾治也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
違之況其邇者乎詩云如蜩如螗如沸如羹言上號令不順
民心虛譁憤亂則不能治海內失在過差故其咎僭僭差也
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勝故其罰常陽也旱傷百穀則
有寇難上下俱憂故其極憂也君炕陽而暴虐臣畏刑而鉗
口則怨謗之氣發於詩謠故有詩妖介蟲孽者謂小蟲有甲
飛揚之類陽氣所生也於春秋爲蝻今謂之蝗皆其類也於
易兌爲口犬以吠守而不可信言氣毀故有犬旤一曰旱歲
犬多狂死及爲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口喉欬者故有口舌
痾金色白故有白眚白祥凡言傷者病金氣金氣病則木沴
之其極憂者順之其福曰康甯

案五行志又引劉歆言傳曰時有毛蟲之孽說以爲於天
又文西方參爲虎星故爲毛蟲云云與伏生大傳義異
續漢書五行志五行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义厥咎僭厥罰
恆陽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犬旤時
則有口舌之痾時則有白眚白祥惟木沴金

案續志又云介蟲劉歆傳以爲毛蟲則是應劭等亦兼存
異義也

春秋考異郵曰君行非是則言不見從言不見從則下不治
下不治則僭差過制度奢侈驕泰天子僭天大夫僭人主諸
侯僭土陽無以制從心之喜上憂下則常陽從之推設其蹟
考之天意則大旱不雨而民庶大灾

案劉昭續志注補引春秋說如此今攷其說與鴻範五行傳大指相同故附載之亦足以見春秋說亦用今文家尙書之學也

南齊志言傳曰言易之道西方曰兌爲口人君過差無度刑罰不一斂從其重或有師旅炕陽之節若動眾勞民是言不從人君旣失眾政令不從孤陽持治下畏君之重刑陽氣勝則旱象至故曰厥罰常陽也

又曰下旣悲苦君上之行又畏嚴刑而不敢正言則必先發於歌謠歌謠口事也口氣逆則惡言或有怪謠焉

又曰言氣傷則民多口舌故有口舌之痢金者白故有白眚若有白爲惡祥

隋志鴻範五行傳曰君持亢陽之節興師動眾勞人過度以起城邑不顧百姓臣下悲怨然而心不能從故陽氣盛而失度陰氣沈而不附陽氣盛旱災應也

又曰犬守禦者也

藝文類聚鴻範五行傳曰旱所謂常陽不謂常陽而謂旱者以爲災也旱之爲言乾萬物傷於乾不得水也

案藝文類聚又引君持亢陽之節云云與隋志引言傳文同惟興師動眾上有暴虐於民四字無過度二字又太平御覽咎徵部引與藝文類聚略同

開元占經百十三鴻範五行傳曰下旣非君上之刑畏嚴刑而不敢正言則先發於歌歌口事也氣逆則惡言至或有怪

謠以此占之故曰詩妖古者人君必視人民聽其歌謠以省國政

又一百十九五行傳曰犬既者西方也以口守言之類也言氣毀則犬傷疾矣故曰犬傷禍也旱氣犬多狂死或言氣亂則犬爲怪以期占之

又一百二十五行傳曰介蟲者小蟲有甲能飛揚之類陽氣所生於春秋爲蝻今謂之蝗皆其類也旱氣動象至矣故曰有介蟲之孽也

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曰王者能治則義立義立則秋氣得故義者主秋秋氣始殺王者行小刑罰民不犯則禮義成於時陽氣爲賊故王者輔以官牧之事然後萬物成熟秋草木

不榮華金從革也秋行春政則華行夏政則喬行冬政則落秋失政則春天風不改雷不發

論衡言毒篇曰諺曰眾口爍金口者火也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直故云爍金道口舌之爍不言拔木炤火必云爍金金制於火火口同類也故火爲言言爲小人小人爲妖由口舌口舌之徵由人感天故五事二曰言言之咎徵僭恆暘若僭者奢麗故蝮蛇多文文起於陽故暘若致文暘若則言不從故時有詩妖妖氣生美好故美好之人多邪惡美味腐腹好色惑心勇夫招禍辯口致殃四者世之毒也辯口之毒爲害尤酷詩曰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四國猶亂況一人乎

又訂鬼篇曰世謂童謠熒惑使人彼言有所見也熒惑火星
鴻範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火同氣故童謠詩歌爲妖
言言出文成故世有文書之怪世謂童子爲陽故妖言出於
小童童巫舍陽故大雩之祭舞童暴巫巫舍陽能見爲妖者
也妖或施其毒不見其體或見其形不施其毒或出其聲不
成其言或明其言不知其音若夫申生見其體成其言者也
杜伯之屬見其體施其毒者也詩妖童謠石言之屬明其言
者也濮水琴聲紉郊鬼哭出其聲者也

案王充論衡多用今文尙書說茲言毒篇以鴻範五行五
事言火相直訂鬼篇以鴻範五行五事言火同氣其誼與
漢書所載鴻範五行傳異而於古尙書說有適合者許慎

五經異義載古尙書說云脾木也肺火也肝金也腎水也
心土也今按其說亦具有義理脾主四肢手足者容貌之
動也猶木有枝幹也故脾屬木肺主音聲語言□□□□
也火之氣發揚於上者肺教也言其氣教發也言與火同
氣故肺屬火肝主目目者肝之使明能察物猶金之內景
鑑物好醜莫遁其形也故肝屬金腎引也主引水氣灌注
諸脉也坎之象爲耳耳者腎之候也故腎屬水金木水火
以土爲主貌言視聽以心爲主故思心屬土也白虎通情
性篇云肝者木之精也目爲之候肺者金之精也鼻爲之
候心者火之精也耳爲之候腎者水之精也雙竅爲之候
脾者土之精也口爲之候旣引元命包以證其說又云或

曰口者心之候耳者腎之候或曰肝繫於目肺繫於鼻心繫於口脾繫於舌腎繫於耳則亦兼存異義以備一解論衡所述鴻範之義以火爲口同類卽所謂心繫於口口者心之候也以言爲火同氣卽所謂肺主音聲言於五行屬火也許氏五經異義據月令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腎從古尙書說而說文解字則云心人心土藏在身之中博士說以爲火藏博士說者今文尙書家言也肉部又云肝木藏也肺金藏也脾土藏也腎水藏也脾爲土藏則心乃火藏也許意似以今文尙書說爲定論與五經異義所從不同蓋師說相傳由來已久雖折衷以求一是而於異義亦存而不廢學者博觀而會通之不可泥於

一家之言是此而非彼也

曰又案開元占經三十引鴻範五行傳云熒惑於五常爲禮
斯五事爲視禮虧視失則熒惑爲旱災爲妖言爲火怪占經
和四十五引五行傳云太白於五常爲義於五事爲言義虧
言失則太白爲變動是五事之言木屬金爲妖言爲火之
變異此卽金制於火火能燦金之誼當分別言從與妖言
而五之論衡言毒訂鬼二篇專指妖言而論其誼亦本於
鴻範五行傳王鳴盛尙書後案乃謂王充說以言改屬火
此漢俗儒初爲異論者誤以五事之次卽五行之次故也
蓋亦考之不審耳若劉向之以恆雨卽大水雨與水潦本
相連及向之五行傳與夏侯氏同竝無異誼更不得泥此

一端誣向之改貌以爲屬水也至於今文家歐陽夏侯等說鄭駁異義所信從者王氏乃云歐陽家說以之療病則可以之說經則謬鄭意顯然不思形象相配與氣質相屬理無二致義有同歸必以其從同者強析爲岐異則既誣歐陽竝且誣鄭毋乃自相刺謬乎

鴻範五行傳曰次三事曰視視之不明是謂不愆厥咎茶厥罰常奧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倮蟲之孽時則有羊旤時則有目痲時則有赤眚赤祥維水沴火○注愆視瞭也君視不明則是不能瞭其事也茶緩也君臣不瞭則茶緩矣視曰火火主夏夏氣長長氣失故常奧也長氣失故於人爲疾視之物可見者莫眾於草蠶螟蟲之類蟲之生於火而藏於秋者也羊畜之遠視者也屬視

漢書五行志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愆厥咎舒厥罰恆奧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羸蟲之孽時則有羊旤時則有目痲時則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視之不明是謂不愆愆知也詩云爾德不明曰亡陪亡卿不明爾德曰亡背亡仄言上不明暗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習長同類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亂失在舒緩故其咎舒也盛夏曰長暑曰養物政弛緩故其罰常奧也奧則冬溫春夏不和傷病民人故極疾也誅不行則霜不殺草繇臣下則殺不以時故有草妖凡妖貌則目服言則以詩聽則以聲視則以色者五色物之大分也在於眚祥故聖人以爲草妖失秉之明者也溫奧

生蟲故有羸蟲之孽謂螟螣之類當死不死未當生而生或多於故而為災也於易剛而包柔為離離為火為目羊上角下蹠蹠剛而包柔羊大目而不精明視氣毀故有羊蹠一曰暑歲羊多疫死及為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目者故有目痲火色赤故有赤眚赤祥凡視傷者病火氣火氣傷則水沴之其極疾者順之其福曰壽○師古曰奧讀曰燠燠暝也蚤螟之類無鱗甲毛羽故謂之羸蟲也

案五行志引劉歆以為羸蟲之孽屬思心不容與伏生犬傳異又引劉歆視傳曰有羽蟲之孽雞既說以為於天文南方喙為鳥星故為羽蟲既亦從羽故為雞雞於易白在異說非是

續漢書五行志五行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愆厥咎舒厥罰常燠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羸蟲之孽時則有羊禍時則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

案續志又云羸蟲劉歆傳以為水蟲劉昭注補於厥咎舒引讖曰君舒怠臣下有倦白黑不別賢不肖竝不能憂民急氣為之舒緩草不搖其說亦與五行傳相發明也

隋志劉向五行傳曰視不明用近習賢者不進不肖不退百職廢壞庶士不從其過在政教舒緩

又引鴻範五行傳曰羊禍君不明逆火政之所致也南齊志傳曰犯上者不誅則草犯霜而不死或殺不以時事在殺生失柄故曰草妖也一曰草妖者失眾之象也

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曰王者能知則知善惡知善惡則夏氣得故哲者主夏夏陽氣始盛萬物兆長王者不揜明則道不退塞而夏至之後大暑隆萬物茂育懷任王者恐明不知賢不肖分明白黑於時寒爲賊故王者輔以賞賜之事然後夏草木不霜火炎上也夏行春政則風行秋政則水行冬政則落夏失政則冬不凍冰五穀不藏大寒不解

案王者能知疑知字是哲之誤下文云哲者主夏可證

鴻範五行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常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禍時則有耳疴時則有黑眚黑祥維土沴水○注君聽不聰則是不能謀其事也君臣不謀則急矣聽曰水水主冬冬氣藏藏氣失故常寒也藏氣失故於人爲貧鼓聽之應也魚蟲之生於水而遊於水者也豕畜之居閑衛而聽者也耳疴聽氣失之病

漢書五行志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恆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禍時則有耳疴時則有黑眚黑祥惟火沴水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言上偏聽不聰下情隔塞則不能謀慮利害失在嚴急故其咎急也盛冬日短寒以殺物政促迫故其罰常寒也寒則不生百穀上下俱貧故其極貧也君嚴猛而閉下臣戰栗而塞耳則妄聞之氣發於音聲故有鼓妖寒氣動故有魚孽雨以龜爲孽龜能陸處非極陰也魚去水而死極陰之孽也於易坎爲豕豕大耳而不聰察聽氣毀故有豕疴也一日寒歲豕多死及爲怪

亦是也及人則多病耳者故有耳疴水色黑故有黑眚黑祥
凡聽傷者病水氣水氣病則火沴之其極貧者順之其福曰
富

案五行志引劉歆傳曰有介蟲孽也又桓公五年秋螽劉
歆以爲貪虐取民則螽介蟲之孽也與魚同占劉向以爲
介蟲之孽屬言不從又嚴公二十九年有蜚劉歆以爲負
蟊也性不食穀食穀爲灾介蟲之孽劉向以爲蜚色青近
青眚也諸如此類皆歆說與夏侯等不同者也

續漢書五行志五行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
恆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禍時則有
耳疴時則有黑眚黑祥惟火沴水

案續志又云魚孽劉歆傳以爲介蟲之孽謂蝗屬也劉昭
注引月令章句曰介者甲也謂龜蟹之屬也與五行傳誼
異

又案劉昭注補引馬融尙書注曰上聰則下進其謀又引
易傳曰誅罰絕理不云下也顛事有知不云謀也是昭意
以咎急爲不聰之應聰謀皆就君上言之不必分屬上下
喬樅謂馬融用古尙書說故解與今文家微有不同要其
誼亦互相備也今文尙書以恭肅從文明哲聰謀容聖皆
就君身爲解漢書五行志引五行傳說云云皆其明證尙
書正義引鄭君注云君貌恭則臣禮肅君言從則臣職治
君視明則臣昭哲君聽聰則臣進謀君思睿則臣賢智鄭

注尙書亦用古文說故與馬融解合其注伏生大傳則用
今文說云君貌不恭則是不能敬其事也君言不從則是
不能治其事也君視不明則是不能瞭其事也君聽不聰
則是不能謀其事也君思心不通則是非不能心明其事
也皆就君上言之與漢書志所引五行傳說一一脗合惟
於傳言咎徵之應注云君臣不敬則倨慢如狂矣君臣不
治則僭差矣君臣不瞭則舒緩矣君臣不謀則急矣君臣
心有不明則相蒙冒矣蓋君臣一體補出人臣一層明臣
亦當敬用五事於義尤備若不觀其會通但泥於一隅之
見以恭肅等分屬君臣則顯與下文庶徵曰肅時雨若云
云誼不一貫誠有如沖遠所譏庶徵之應休咎皆肅又明

聰所致若肅又明聰皆是臣事則休咎之所致悉不由君
矣以馬鄭大儒豈其所見出沖遠下哉攷南齊書五行志
引貌傳曰失威儀之制怠慢驕恣謂之狂則不肅矣下不
敬則上無威天下既不敬又肆其驕恣肆之則不從夫不
敬其君不從其政則陰氣勝故曰厥罰常雨又曰上失節
而狂下急慢而不敬上下失道輕法侵制不顧君上因以
薦饑又曰上下不相信大臣姦宄民爲寇盜故曰厥極惡
則固明明兼君臣上下言之五行志所引上慢下暴則陰
氣勝故其罰常雨亦已明明兼上下言之何得謂休咎所
致悉不由君邪又攷詩小雅小旻篇曰國雖靡止或聖或
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鄭箋云天下諸侯雖無

禮其心性猶有通明者有賢者民雖無法其心性猶有知者有謀者有肅者有艾者王何不擇置之於位而任之爲治據此足見鴻範五事實包君與民言之則又不獨兼君臣而已也蓋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此五事乃人性行之能故其心性皆有此德也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云恭作肅言王誠能內有恭敬之姿而天下莫不肅矣從作乂王者言可從明正從行而天下治矣明作哲哲者明也王者明則賢者進不肖者退天下知善而勸之知惡而恥之矣聰作謀謀者謀事也王者聰則聞事能辨下謀故事無失謀矣推言其故且廣之於天下非止君之一身也董子之時今文尙書始萌芽古文尙書雖出孔

壁世無能通之者而其解五事已有此說則知此爲經師相承古訓矣合此諸說而觀其會通則知鄭意未嘗不以肅乂哲謀聖爲君事特欲見君臣一體休咎之應亦君臣共致之故著此誼爾

南齊志聽傳曰不聰之象見則妖生於耳以類相動故曰有鼓妖也一曰聲屬鼓妖

又曰極陰氣動故有魚孽魚孽者常寒之罰也

又曰大雨雪猶庶徵之常雨也然有甚焉雨陰大雨雪者陰之畜積甚也一曰與大水同象

又曰雨雹君臣之象也陽之氣專爲雹陰之氣專爲霰陽專而陰脅之陰盛而陽薄之雹者陰薄陽之象也霰者陽脅陰

之符也春秋不書霰者猶月食也

隋志洪範五行傳曰雪庶徵之常雨也然尤甚焉雨陰也雪又陰畜積甚盛也皆妾不妾臣不臣之應

又曰魚陰類也下人象又有鱗甲兵之應也又曰急之所致又曰刑罰暴虐貪饕不厭興師動眾取城修邑而失眾心則蟲爲災

開元占經一百二十洪範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君嚴寒氣動故有魚孽魚去水而死極陰之孽也

太平御覽天部洪範五行傳曰人君妬賢嫉善在下謀上則日蝕雨雹殺鳥獸

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曰王者無失謀然後冬氣得故謀者主冬冬陰氣始盛草木必死王者能聞事審謀慮之則不侵伐不侵伐且殺則死者不恨生者不怨冬至之後大寒降萬物藏於下於時暑爲賊故王者輔之以急斷之以事水潤下也冬行夏政則蒸行春政則雷行秋政則旱冬失政則夏草木不實五穀疾枯

鴻範五行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霧厥罰常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旤時則有心腹之癩時則有黃胥黃祥維木金水火沴土○注容當爲睿睿通也心明曰聖孔子說休徵曰聖者通也兼四而明明則可謂聖聖者包貌言視聽而載之以思心者通以待之君思心不通則是非不能心明其事也睿冒也君臣心有不通

明則相蒙冒矣思心曰土土王四時主消息生殺長藏之氣
風亦出內雨暘寒奧之微皆所以殖萬物之命者也殖氣失
故常風殖氣失則於人爲凶短折未齟曰凶未冠曰短未昏
曰折夜讀曰液華當爲夸夸蚘蟲之生於土而遊於土者地
厚德載物牛畜之任重者也屬思心心腹之病思心氣失之
病志論皆言君不寬容則地動元或疑焉今四行來沴土地
乃動臣下之相帥爲畔逆之象君不通於事所致也以爲不
寬容亦皆爲陰勝陽臣強君之異

漢書五行志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霧厥罰恆風
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甌時
則有心腹之病時則有黃眚黃祥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思

心之不容是謂不聖思心者心思慮也容寬也孔子曰居上
不寬吾何以觀之哉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
貌言視聽以心爲主四者皆失則區霧無識故其咎霧也雨
旱寒奧亦以風爲本四氣皆亂故其罰常風也常風傷物故
其極凶短折也傷人曰凶禽獸曰短中木曰折一曰凶夭也
兄喪弟曰短父喪子曰折在人腹中肥而包裹心者脂也心
區霧則冥晦故有脂夜之妖一曰有脂物而夜爲妖若脂水
夜汗人衣淫之象也一曰夜妖者雲風竝起而杳冥故與常
風同象也温而風則生螟螣有裸蟲之孽劉向以爲於易巽
爲風爲木卦在三月四月繼陽而治主木之華實風氣盛至
秋冬木復華故有華孽一曰地氣盛則秋冬復華一曰華者

色也土爲內事爲女孽也於易坤爲土爲牛牛大心而不能
思慮思心氣毀故有牛旤一曰牛多死及爲怪亦是也及人
則多病心腹者故有口腹之疴土色黃故有黃眚黃祥凡思
心傷者病土氣土氣病則金木水火沴之故曰時則有金木
水火沴土不言惟而曰時則有者非一衝氣所沴明其異大
也其極曰凶短折順之其福曰考終命

案五行志又引劉歆思心傳曰時則有羸蟲之孽謂螟螣
之屬也庶徵之常風劉向以爲春秋無其應釐公十六年
正月六鵙退蜚過宋都左氏傳曰風也劉歆以爲風發於
它所至宋而高鵙高蜚而逢之則退經以見者爲文故記
退蜚傳以實應著言風常風之罰也象宋襄公區霽自用

不容臣下逆司馬子魚之諫而與疆楚爭盟後六年爲楚
所執應六鵙之數云喬樅謂歆傳言庶徵常風之應以六
鵙退飛象宋襄公區霽自用不容臣下爲常風之罰是亦
其用今文尚書之一明驗也若古文以容作睿訓爲通達
又則顯與歆傳云云不合故知歆傳亦今文家言雖其說獨
異而班氏亦附載之以備參攷云

漢書敘傳曰思心旣霽

續漢書五行志五行傳曰思心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霽厥罰
恆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
旤時則有心腹之疴時則有黃眚黃祥惟金木水火沴土
凶案續志又云華孽劉歆傳爲羸蟲之孽謂螟屬也

南齊志思心傳曰心者土之象也思心不容案志文作睿今改正其過

在於稽亂失紀風於陽則為陰於陰則為大臣之象專恣而

氣盛故罰常風心五事主猶土為五行主也一日陰陽相薄

偏氣陽多為風其甚也常風陰氣多者陰而不雨其甚也常

陰一日風宵起而晝晦以應常陰同象也

又曰雷電所擊蓋所感也皆思心有尤之所致也

又曰山之於地君之象也山崩君權損京陵易處世將變也

陵轉為澤貴將為賤也

又曰土氣亂者木金水火亂之

隋志五行傳曰華者猶榮華容色之象也以色亂國故謂華

孽

又曰晝而晦冥若夜者陰侵陽臣將侵君之象也

又曰牛事應宮室之象也

開元占經三鴻範五行傳曰清明者天之體也天忽變色是

謂易常天裂見人鳴有聲至尊憂且驚皆亂國之兆

開元占經六鴻範五行傳曰日正晝而冥晦者陰反為陽臣

反制君也

開元占經四尚書夏侯說曰地動大臣盛將有為下不靜兵

數動也

又引劉向鴻範傳曰地動者臣不臣也臣下大貴也

案尚書夏侯說當即夏侯始昌五行傳之文

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

曰賓八曰師

史記宋世家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集解馬融曰司空掌營城郭主空土以居民司寇主誅寇害鄭元曰賓掌諸侯朝覲之官師掌軍旅之官

尚書大傳鴻範傳曰八政何以先食傳曰食者萬物之始人事之本也故八政先食

漢書食貨志曰鴻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貨謂布帛可以及金刀龜貝可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三者生民之本堯命四子以敬授民時舜命后稷以黎民祖饑是爲政首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遠近賦入貢萊懋遷有無萬國作乂財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養成羣生奉順天德治國安民之本也

又藝文志曰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三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

又王莽傳曰民以食爲命以貨爲資是以八政以食爲首論衡譏日篇曰人道所重莫如食急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衣服貨也

後漢書章帝紀元和元年詔曰王者八政以食爲本故古者急耕稼之業致耒耜之勤節用儲蓄以備凶災是以歲雖不登而人無饑色

漢書郊祀志曰鴻範八政三曰祀祀者所以昭孝事祖通神明也旁及四夷莫不修之下至禽獸豺獾有祭是以聖王爲之典禮民之精爽不貳齊肅聰明者神或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使祭神之處位爲之牲器使先聖之後能知山川敬於禮儀明神之事者曰爲祝能知四時犧牲壇場上下氏姓所出者以爲宗故有神民之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神異業敬而不黷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序灾禍不至所求不匱及少昊之衰民神雜擾不可放物家爲巫史享祀無度黷齊明而神弗蠲嘉生不降禍灾荐臻莫盡其氣顛頊受之迺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亡相侵黷故郊祀社稷所從來尚矣虞書曰舜在璿璣玉衡以齊

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禹遵之漢書刑法志曰夫人肖天地之貌懷五常之性聰明精粹有生之最靈者也鴻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爲天下王聖人取類以正名而謂君爲父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愛待敬而不敗德須威而久立故制禮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聖人旣躬明愍之性必通天地之心制禮作教立法設刑動緣民情而則天象地故曰先王立禮則天之明因地之性也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曜殺戮也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也書云天秩有禮天討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其所繇來者上矣

漢書藝文志曰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

明教化者也

又曰兵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者也兵形勢者雷動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合背鄉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者也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爲助者也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鴻範八政八曰師孔子曰爲國者足食足兵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明兵之重也

案藝文志又云形法者大舉九州之執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猶律有長短而各徵其聲非有鬼神數自然也然形與氣相首尾亦有有其形而無其氣有其氣而無其形此精微之獨異也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飭法此其所長也喬樅謂形法者大舉九州之執以立城郭室舍是卽八政中司空之事法家出於理官亦卽八政中司寇之事也

又案尙書正義引鄭云此數本諸其職先後之宜也食謂掌民食之官若后稷者也貨掌金帛之官若周禮司貨賄是也祀掌祭祀之官若宗伯者也司空掌居民之官司徒掌教民之官司寇掌詰盜賊之官賓掌諸侯朝覲之官周禮大行人是也師掌軍旅之官若司馬者也攷曲禮正義引鄭大傳注云夏六卿者后稷司徒秩宗司馬作士共工

也則此八政皆爲六卿所掌之事矣尙書後案曰此經八政正是禹之所演宜爲夏制堯典云女后稷播時百穀周語云昔我先王世后稷賈公彥周禮疏云堯初天官爲稷至試舜又改名百揆舜又命禹爲之至夏時仍爲后稷矣胡渭據陳櫟云八政在唐虞食貨合爲一而稷掌之禹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則食貨皆其所掌王制冢宰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蓋自古食貨皆掌於天官如此鄭言秩宗舜時始置則夏秩宗必沿虞制也鄭言初堯冬官爲共工舜攝位舉禹治水改名司空以命之說苑淮南子竝同據王制殷有司空馬融注書序云咎單作湯司空疑必因夏制也司徒虞官夏因之司空虞時本號作士據此經則夏已改司寇矣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以下備載朝覲之禮鄭彼注云大賓要服以內諸侯大客謂其孤卿是也但不知夏時亦有大行人亦屬秋官否也禮記疏引鄭云堯時祝融爲司馬說苑又云堯時契爲司馬緯書又云棄爲司馬是唐虞本有司馬夏因而不改杜氏通典云禹元孫之子微爲夏司馬是矣合而言之政有八官實六也夏制上因唐虞下亦略同周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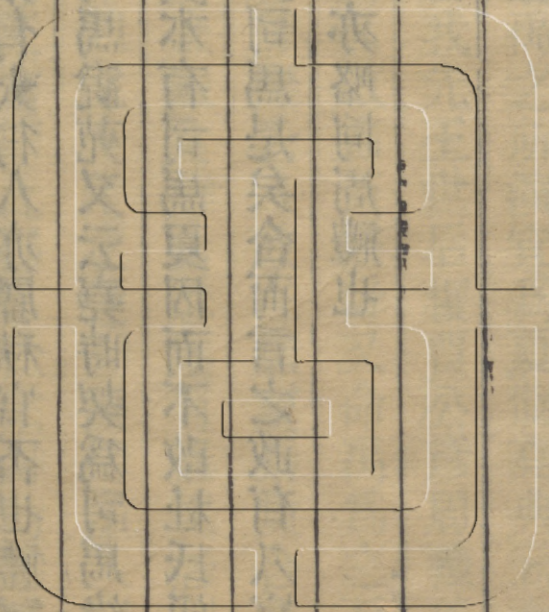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九十六終

皇清經解續編

今文尙書經說攷十四中

元和管禮昌
新陽汪之昌校

堯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九十七

南菁書院

今文尚書經說攷十四下 侯官陳喬樞樸園著

周書六

鴻範第六十六

今文尚書十一

十一之下

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厯數

史記宋世家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厯數○集解曰馬融曰星二十八宿辰日月之所會也○鄭元曰星五星也

案應劭漢書五行志注釋叶用五紀云合成五行爲之條紀也五行當是五位之誤國語周語曰王欲合是五位三

所而用之韋昭注云五位歲月日星辰也江聲以為歷數
 即所以紀歲月日星辰固不外乎五位也言合成五位為
 日之條紀則歷數亦該其中矣江說是也戴氏震云分至啟
 閉以紀歲者察之日行發斂朔望朏晦以紀月者察之
 日月之會交道表裏永短昏昕以紀日者察之晝夜刻漏出
 正入里差列星見伏昏旦中星日月躔遠以紀星辰者察之
 今文十有二次及眾星與黃赤道相直贏縮經緯終始相差以
 紀歷數者察之圭槲隨時測驗積微成著修正而不失是
 也

又案洪範五紀四曰星辰尚書正義引鄭注以星為五星
 史記集解引馬融曰星二十八宿辰日月之所會也又引

鄭元曰星五星也兩存其說王鳴盛云堯典疏言鄭康成

此注以星辰為一則洪範不應異解周禮疏謂鄭於堯典

洪範皆星辰合釋則賈公彥所見本鄭與馬同亦以星為

二十八宿不指五緯尚書疏及史記注皆不足據喬樞謂

王說非是攷左傳昭七年載士文伯對晉侯語公曰何謂

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六物公曰何謂辰對曰日

月之會是謂辰則星辰之為二物此其確證觀漢書天文

志太初中星孛於招搖引傳曰客星守招搖蠻夷有亂民

死君又建平二年二月彗星出牽牛七十餘日引傳曰彗

所以除舊布新也牽牛日月五星所從起歷數之元三正

之始彗而出之改更之象也其出久者為其事大也五行

志載春秋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於大辰劉向以爲星傳曰心大星天王也其前太子後星庶子也尾爲君臣乖離孛星加心象天子適庶將分爭也又引星傳曰魁者貴人之牢又曰孛星見北斗中大臣諸侯有受誅者則洪範傳於星且兼及彗孛豈於五星而反不及之開元占經引洪範傳及洪範天文星辰變占皆歷舉五星所行合散犯守之類尤足證五紀星辰之該五星而言矣史記天官書云察日月之術以揆歲星順逆又云察日辰之會以治辰星之位又云察歷斗之會以定填星之位則五星亦歷數所必考驗者孔穎達乃以爲五星所行下民不以爲候王鳴盛又以爲五星止以占變與歷數無關豈通論哉

白虎通四時篇曰所以名爲歲何歲者遂也三百六十六日一周天萬物畢成故爲一歲也尚書日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春夏秋冬時者期也陰陽消息之期也四時不隨正朔變何以爲四時據物爲名春當生冬當終皆以正爲時也或言歲或言載或言年何言歲者以紀氣物帝王共之據曰爲歲春秋曰元年正月十有二月朔有朔有晦知據月斷爲言年載之言成也載成萬物終始言之也日言夜月言晦月言朔日言朝何朔之言蘇也明消更生故言朔日晝見夜藏有朝夕故言朝也

又日月星篇曰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行何日月五星比天爲陰故右行右行者猶臣對君也含文嘉曰計日月右行也刑

德放曰日月東行而日行遲月行疾何君舒臣勞也日日行
 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感精符曰日為君月為
 臣也日月所以懸晝夜者何助天行化照明下地故易曰懸
 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之為言實也常滿有節月之為言闕
 也有滿有闕也所以有闕何歸功於日也八日成光二八十
 六日轉而歸功晦至朔旦受符復行故援神契日月三日成
 魄也所以名之為星何星者精也據日節言也一日一夜適
 行一度一日夜為一日剩復分天為三十六度周天三百六
 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月經千里也所以必有晝夜何備陰
 陽也日照晝月照夜日所以有長短何陰陽更相用事也故
 夏節晝長冬節夜長夏日宿在東井出寅入戌冬日宿在牽
 牛出辰入申月大小何天道左旋日月東行日日行一度月
 日行十三度月及日為一月至二十九日未及七度即三十
 日者過行七度日不可分故月乍大乍小明有陰陽故春秋
 曰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此三十日
 也又曰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此二
 十九日也月有閏餘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
 十二月日過十二度故三年一閏五年再閏明陰不足陽有
 餘也故讖曰閏者陽之餘
 易乾鑿度曰歲三百六十日而天氣周八卦用事各四十五
 日而備歲事

董仲舒策曰天使陽出布於上而主歲功使陰伏於下而時

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功陰以成歲爲名此天道也

春秋繁露曰四時者天之四選春者少陽之選秋者少陰之選夏者太陽之選冬者太陰之選故四時成歲天之道也

劉氏洪範傳曰日者羣陽之宗也

漢書李尋傳尋上書曰月者眾陰之長后妃大臣諸侯之象也

尙書考靈耀曰日合天統月合地統

又曰歲星得度五穀孳熒惑順行甘雨時鎮星得度地無灾太白出入當五穀熟人民昌

史記天官書五星者天之五佐爲經緯見伏有時所過羸縮

有度

蔡邕月令章句曰天官五獸之於五事也左有蒼龍大辰之貌右有白虎大梁之文前有朱雀鶉火之體後有元武龜蛇之質中有大角軒轅之信

劉向說苑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察變之動莫著乎五星張衡靈憲曰星者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攸屬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

開元占經五劉向洪範傳曰日者照明之大表光景之大紀羣陽之精眾貴之象也故曰其氣布德而主在地日德者生之類也日出而天下光明日入而天下冥晦

開元占經七洪範傳曰日抱珥重光以見吉祥君獲慶賀福

祿並降

開元占經九劉向洪範傳曰日之爲異莫重於蝕故春秋日食則書之也日食者下陵上臣侵君之象也日蝕眾者其亂眾稀者亂亦稀

又引洪範傳曰人君失序享固不明臣下脅亂羣陰蔽陽則日月薄蝕汶闇暗昧若蝕從中起背瑯縱橫賊亂交爭兵革竝行

又引洪範傳曰日蝕必以朔非朔爲薄蝕陰盛侵陽其君凶不出三年日蝕皆蝕合朔不當蝕晦蝕晦者陽行遲陰行疾君舒臣驕之應也

又引洪範傳曰日蝕貫日中央上下竟而黑臣弑從中成之象也

開元占經十洪範天文占曰凡日食改行修德卽災消除不改應在三年三年不改至六年六年不改至九年九年不改而災成

太平御覽三劉向洪範傳曰日者天之象君父夫兄之類中國之應也明王之踐位羣賢履職天下和平黎民康寧則日麗其精明揚其景耀

尙書大傳洪範傳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朏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側匿則侯王其肅○鄭注曰朏條也條達行疾貌側匿猶縮縮行遲貌肅急也日君象也月臣象也君政急則日行疾月行徐臣遠遁不進君政緩則日行徐月行疾臣放

恣也

案漢書五行志文與此洪範傳同是漢志據伏生書傳爲說也側匿漢書作仄慝劉歆作縮胸仄慝猶縮胸也孟康注漢書云眇者月行疾在日前故早見仄慝者月行遲在日後當沒而更見是也天文志言月行以晦朔決之卽此之謂也

漢書五行志曰凡日所躔而有變則分野之國失政者受之人君能修政其御厥罰則災消而福至不能則災息而禍生故經書災而不記其故蓋吉凶亡常隨行而成禍福也

又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眇朔而月見東方謂之仄慝仄慝則侯王其肅眇則侯王其舒劉向以爲眇者疾也君舒緩則臣驕慢故日行遲而月行疾也仄慝者不進之意君肅急則臣恐懼故日行疾而月行遲不敢迫近君也不舒不急以正失之者食朔日

案班志又引劉歆傳以爲舒者侯王展意顯事臣下促急故月行疾也肅者王侯縮胸不任事臣下弛縱故月行遲也與向傳誼異

後漢書盧植傳植上封事曰臣聞五行傳曰日晦而月見謂之眇王侯其舒此謂君政舒緩故日食晦也

開元占經十二劉向洪範傳曰月背璫臣欲爲邪也其色青中赤外有芒刺則爲逆其色赤中青外無芒刺爲謀此數見卽國凶且背且抱爲不和有欲爲忠有欲爲逆者也

又引劉向洪範傳日月蝕熒惑在角亢憂在中宮非賊而盜
也有內亂一曰有死相若戮者貴人兵死讒臣在傍

又引洪範傳日月蝕填星左輿鬼西八九尺百日為饑民流
千里

占經十三劉向洪範傳日月入畢中將若相有一家事坐罪
者近期百二十日遠期十月一曰國有反臣

占經十四劉向洪範傳日月入南河戊門民疾疫

釋名釋天曰日月虧曰食稍稍侵虧如蟲食草木葉也珥氣
在日兩旁之名也珥耳也言似人耳之在面旁也暈捲也氣
在外捲結之也日月俱然

開元占經二十三洪範五行傳曰歲星者於五常為仁恩德

孝慈於五事為貌威儀舉動仁虧貌失逆春令則歲星為災

雖主福德見惡逆則怒為殃更重○又引洪範傳曰田獵不

當飲食不享出入不時及有好謀則歲星逆行變色○又引

洪範五行傳曰歲星以上元甲子歲十一月甲子朔且冬至

夜半甲子時與日月五星俱起於牽牛前五度順二十八宿

右行十二歲而一周天元注案歷法歲星一見三百六十五

日之一千一百六十一奇四十五復見如初一終三百九十

八日一千三百四十分日之七千一百六十二奇四十五眾

家之說皆十二年而一周天准此微為疎矣

占經三十洪範五行傳曰熒惑於五常為禮辨上下之節於

五事為視明察善惡之事也禮虧視失逆夏令則熒惑為旱

災為饑為疾為亂為死喪為賊為妖言火怪也○又引洪範

五行傳曰熒惑以上元甲子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夜半

甲子時與五星俱起於牽牛前五度順行二十八宿右旋二

歲一周天也元注案麻法熒惑一終七百七十九日一千三百四十分日之一千二百二十九奇六十二歲一

周天

占經三十八五行傳曰填星者於五常為信言行不二於五

事為思心寬容受諫若五常五事皆失填星為變動為土功

為女主為山崩為地動○又引五行傳曰填星以上元甲子

歲十一月朔旦冬至夜半甲子時與日月五星俱起於牽牛

前五度順行二十八宿右旋歲一宿二十八宿而周天元注案歷

法填星一年平行十三度十一萬六千四百三十二分度之四萬六千二百七十二二十九年百六十八日千九百七十六分日之千一百三十七而周天是三百八十三年而十三周天

占經四十五五行傳曰太白者西方金精也於五常為義與

動得宜於五事為言號令民從義虧言失逆秋令則太白為

變動為兵為殺○又引洪範傳曰太白以上元甲子歲十一

月甲子朔旦冬至夜半甲子時與日月五星俱起於牽牛前

五度順行二十八宿右旋一歲一周天元注案歷法太白一終凡五百八十三日

一千三百四十分日之一千三百二十九奇九星行過一周天二百一十八度一千三百二十九奇是二百六十七年而

百六十七終也星平行日一度一歲一周天

占經四十六劉向洪範傳曰好戰功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

是謂不艾厥極憂時生好則太白變色逆行元注案歷法

占經五十三洪範五行傳曰辰星北方水精也於五常為智

亂擢貪道於五事為聽不惑是非智虧聽失逆冬令則辰星

是青經說攷十四下

為變怪為水災為四時不和。又引洪範五行傳曰辰星以

土元甲子歲十一月朔旦冬至夜半甲子時與日月五星俱

起於牽牛前五度右行迅疾常與日月相隨見於四仲以正

四時歲一周天元注案麻法辰星夕見西方三十日而伏二

三日一千五百四十分日之一千一百七十八奇六十六復

又見西方如初一終凡一百一十五日一千五百四十分日

之一千一百七十八奇六十六星行度數亦如之是七十七

年而二百四十九終也星平行日一度一年周天舊說皆云

辰星效四仲丞相之象一歲一周出以四仲天下和平不出

以為謬矣四仲災變生人民大饑穀不榮陰陽錯亂國家傾冬温夏寒

害傷人

開元占經二十洪範傳曰金木舍於觜為白衣之會

占經二十一劉向洪範傳曰火水合於斗不可舉事用兵必

受其殃注案洪範天文星辰變占曰漢景帝元年十一月熒

漢太尉周感與辰星合於斗後三年吳王濞變七國同舉兵反

亞夫敗之

占經二十二五行傳曰填星辰星合於危齊分占曰為壅沮

若得水為壞所當之國不可舉事用兵必受其殃將有覆軍

又引洪範傳曰金水合婺女有變謀為兵憂

占經二十三五行傳曰歲星起舍而前為盈退舍而後為縮

盈其國有兵縮其國有憂

占經三十一劉向洪範傳曰鉤鈐天子御也熒惑守之不太

僕則奉車不黜則死注案洪範傳曰漢宣帝本始元年熒惑

皇清經說解賣扁 今文尚書經說攷十四下

絕嗣熒惑守南斗為亂為賊為兵守之久其國殄亡絕嗣

占經三十三五行傳曰熒惑行畢至昂為死喪

占經三十四劉向洪範傳曰熒惑入輿鬼大賊在大人之側

注引五行傳曰漢宣帝本始四年熒惑入輿鬼天質後三年霍氏謀反之應也

占經三十五劉向洪範傳曰熒惑守天市必戮臣不忠者

占經四十二五行傳曰填星當在宿參而去東井亾地

占經五十三洪範五行傳曰辰星出孟易王之表也漢高三年辰星

出四孟後二年漢滅楚也辰星一時而再見兵起其行右兵右行其行左

兵左行有兵兵罷一曰辰星一時再出色赤而角不出其年

中而兵起○又曰辰星亂行水流湯湯兵革搶搶惟使之治

溝渠通水道如此則止○又曰辰星出天南大潦出北大旱

占經五十五劉向洪範傳曰辰星守南斗不可舉事用兵必

受其殃

占經四十八劉向洪範傳曰彗星者所以去無道而建德

也

占經八十九劉向洪範傳曰彗星見觜觿必有破國亂君伏

死其辜者

占經八十八劉向洪範傳曰孛星者非孛星惡氣之所生也

內不有大亂則外有大兵其所以孛孛愛愛者亂之象也不

明之表又參然孛焉兵之類也故聖人名曰孛孛者猶有妨

蔽有所傷害也

占經九十劉向洪範傳曰孛入於斗邪亂之臣將弑其君○

又引洪範傳曰孛星入北斗中大臣諸侯有受占者一曰受

兵

占經八十五劉向洪範傳曰天衝其狀如人蒼衣赤首不動

其名曰天衝

占經八十六洪範五行傳曰枉矢者弓弩之象也枉矢之所

觸天下之所伐滅亡之象也

釋名釋天曰彗星光稍似彗也孛星星旁氣孛孛然也筆星

星氣有一枝末銳似筆也流星星轉行如流水也枉矢齊魯

謂光景為枉矢言其光行若射矢之所至也亦言其氣枉暴

有所災害也

開元占經六十洪範傳曰東方七宿七十三度今七十四度

四分度之三

占經六十一洪範傳曰北方七宿九十九度今九十八度四

分度之一

占經六十二劉向洪範傳曰西方七宿八十三度今八十度

占經六十三洪範傳曰南方七宿一百一十度今一百十二

度

漢書天文志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歲星正月晨出東方在卯

日單闕二月出在辰日執徐三月出在巳日大荒落四月出

在午日敦牂五月出在未日協洽六月出在申日涪難七月

出在酉日作詬爾雅作詬八月出在戌日掩茂九月出在亥日

大淵獻十月出在子曰困敦十一月出在丑日赤奮若十二

月出

案史記天官書云歲星一曰攝提曰重華曰應星曰紀星
 又云察日月之行以揆歲星順逆正義引晉灼曰太歲在
 四仲則歲行三宿太歲在四孟四季則歲行二宿二八十
 六三四十二而行二十八宿十二歲而周天索隱引姚氏
 案天官占云歲星一曰紀星物理論云歲行一次謂之歲
 星則十二歲而星一周天也歲星名為紀星此洪範五紀
 所由以歲為首也

漢書天文志曰凡五星歲與填合則為內亂與辰合則為變
 謀而更事與熒惑合則為饑為旱與太白合則為白衣之會
 為水太白在南歲在北名曰牝牡晉灼曰歲陽也太年穀大

孰太白在北歲在南年或有或凶熒惑與太白合則為喪不
 可舉事用兵與填合則為憂主孽卿與辰合則為北軍用兵
 舉事大敗與填合則將有覆軍下師與太白合則為疾為內
 兵與太白合則為變謀為兵憂凡歲熒惑填太白四星與辰
 鬪皆為戰兵不在外皆為內亂一曰火與水合為涿晉灼曰
 故曰與金合為鏢不可舉事用兵土與金合國凶地與木合
 則國饑與水合為雍沮晉灼曰沮音沮涇之沮水性雍不可
 舉事用兵木與金合鬪國有內亂同舍為合相陵為鬪二星
 相近者其殃大二星相遠者殃無傷也從七寸以內必之昭
 曰必有李奇曰謂其禍也凡月食五星其國必凶分野之國歲星曰饑熒惑

曰亂填曰殺太白彊國曰戰辰曰女亂月食大角王者惡之

凡五星所聚宿其國王天下從歲曰義從熒惑曰禮從填曰

重 韋昭曰謂

從太白曰兵從辰曰法曰法者曰法致天下也

三星若合是謂驚立絕行

晉灼曰有兵喪故

驚改王故曰絕也其國外內有兵

與喪民人之饑改立王公四星若合是謂大湯

晉灼曰湯猶蕩滌也其

國兵喪並起君子憂小人流五星若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

改立王者掩有四方子孫蕃昌凶德受罰離其國家滅其宗

廟百姓離去被滿四方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其事亦小

也凡五星色皆圓白為喪為旱赤中不平為兵青為憂為水

黑為疾為多死黃吉皆角赤犯我城黃地之爭白哭泣之聲

青有兵憂黑水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安甯歌舞曰行不

見災疾五穀蕃昌凡五星歲緩則不行急則過分逆則占熒

惑緩則不出急則不入違道則占填緩則不出急則過舍逆

則占太白緩則不出急則不入逆則占辰緩則不出急則不

入非時則占五星不失行則年穀豐昌凡五星早出為羸羸

為客晚出為縮縮為主人五星羸縮必有天應見杓古麻五

星之推凶逆行者至甘氏石氏經曰熒惑太白為有逆行夫

麻者正行也古人有言曰天下太平五星循度凶有逆行日

不食朔月不食望夏氏日月傳日月食盡主位也不盡臣位

也星傳曰日者德也月者刑也故曰日食修德月食修刑然

而麻紀推月食與二星之逆凶異熒惑主內亂太白血月

主刑自周室衰亂臣賊子師旅數起刑罰失中雖其凶亂臣

賊子師旅之變內臣猶不治四夷猶不服兵革猶不寢刑罰

是書經解續編

猶不錯故二星與月爲之失度三變常見及有亂臣賊子伏尸流血之兵大變乃出甘石氏見其常然因曰爲紀皆非正行也詩云彼月而食則惟其常此日而食於何不臧詩傳曰月食非常也比之日食猶常也日食則不臧矣謂之小變可也謂之正行非也故熒惑必行十六舍去日遠而顯恣太白出西方進在日前氣盛乃逆行及月必食於望亦誅盛也

案天文志所稱夏氏日月傳星傳疑卽夏侯氏洪範五行傳也五行志言夏侯始昌善推五行傳曰傳族子夏侯勝是夏侯有洪範五行傳之證藝文志但載劉向五行傳記十一卷與許商五行傳記不及夏侯傳者攷志有大小夏侯尙書章句各二十九卷又有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

則夏侯五行傳當卽具於章句解故中也

漢書天文志曰凡天文在圖籍昭昭可知者經星常宿中外官凡一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國宮宮物類之象其伏見蚤晚邪正存亡虛實闕陞及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厯鬪食彗孛飛流日月薄蝕暈適背穴抱珥垂蜺迅雷風祆怪雲變氣此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於天者也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猶景之象形鄉之應聲是曰明君觀之而寤飭身正事思其咎謝則禍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又曰中宮天極星紫宮北斗七星所謂旋機玉衡以齊七政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間平旦建者魁海岱以東北

也斗為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海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東宮蒼龍房心心為明堂房為天府南宮朱鳥權衡衡太微三光之廷權軒轅黃龍體西宮咸池曰天五潢五潢五帝車舍北宮元武虛危危為蓋屋虛為哭泣之事

又曰角亢氏沅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牽牛婺女揚州虛危青州營室東壁井州奎婁胃徐州昂畢冀州觜觸參益州東井輿鬼雍州柳七星張三河翼軫荊州

漢書律厯志曰辰者日月之會而建所指也星紀初斗十二

度大雪中牽牛初冬至於夏為十一月商為十二月周為正月終於婺女七度

元枵初婺女八度小寒中危初大寒於夏為十二月商為正月周為二月終於

危十五度諷訾初危十六度立春中營室十四度驚蟄今日曰雨水

於夏為正月商為二月周為三月終於奎四度降婁初奎五度雨水今日曰驚蟄中

婁四度春分於夏為二月商為三月周為四月終於胃六度大梁初胃七度

穀雨今日曰清明中昂八度清明今日曰穀雨於夏為三月商為四月周為五月終於畢十

一度實沈初畢十二度立夏中井初小滿於夏為四月商為五月周為六月

終於井十五度鶉首初井十六度芒種中井三十一度夏至

於夏為五月商為六月周為七月終於柳八度鶉火初柳九度小暑中張三

度大暑於夏為六月商為七月周為八月終於張十七度鶉尾初張十八度

立秋中翼十五度處暑於夏為七月商為八月周為九月終於軫十一度壽

星初軫十二度白露中角十度秋分於夏為八月商為九月周為十月終於

氏四度大火初氏五度寒露中房五度霜降於夏為九月商為十月周為十一月

一終於尾九度析木初尾十度立冬中箕七度小雪於夏為十月商

為十一月周 終於斗十一度角十二亢九氏十五房五心五
尾十八箕十一東七十五度斗二十六牛八女十二虛十危
十七營室十六壁九北九十八度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昂
十一畢十六觜二參九西八十度井三十三鬼四柳十五星
七張十八翼十八軫十七南百一十二度

漢書律歷志又曰周武王訪箕子箕子言大法九章而五紀
明歷法故自殷周皆創業改制咸正歷紀服色從之順其時
氣以應天道

又藝文志曰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
象聖王所以參政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歷譜者序四

時之位正分至之節會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殺生之實
故聖王必正歷數以定三統服色之制又以探知日月五星
之會凶阨之患吉隆之喜其術皆出焉此聖人知命之術也
非天下之至材其孰與焉

釋名釋天曰歲越也越故限也唐虞曰載載生物也殷曰祀
祀已也新氣升故氣已也周曰年年進也進而前也月缺也
滿則缺也日實也光明盛實也星散也列位布散也晦灰也
火死為灰月光盡似之也朔蘇也月死復蘇生也弦月半之
名也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弓施弦也望月滿之名也月
大十六日月小十五日日在東月在西遙相望也

唐書歷志曰度議洪範傳曰歷紀始於顓頊上元太始闕蒙

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朔日己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
太平御覽十六洪範五行傳曰歷者聖人所以揆天行而紀
萬國也孔子作春秋正春正秋所以重歷也
續漢書律歷志曰古之人論數也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
有滋滋而後有數然則天地初形人物既著則算數之事生
矣記稱大槁作甲子隸首作數二者既立以比日表以管萬
事夫一十百千萬所同用也律度量衡歷其別用也故體有
長短檢以度物有多少受以量量有輕重平以權衡聲有清
濁協以律呂三光運行紀以歷數然後幽隱之情精微之變
可得而綜也

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歷也觀璇璣之運三光之行道之發斂
景之長短斗綱之建青龍所躔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而制術
焉天之動也一晝一夜而運過周星從天而西日違天而東
日之所行與運周在天成度在歷成日居以列宿終於四七
受以甲乙終於六旬日月相推日舒月遲當其同謂之合朔
舒先速後近一遠二謂之弦相與爲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
速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晦朔合離斗建移辰謂之月日月
之行則有冬有夏冬夏之開則有春有秋是故日行北陸謂
之冬西陸謂之春南陸謂之夏東陸謂之秋日道發南去極
彌遠其景彌長遠長乃極冬乃至焉日道斂北去極彌近其
景彌短近短乃極夏乃至焉二至之中道齊景正春秋分焉
日周於天一寒一暑四時備成萬物畢改攝提遷次青龍移

辰謂之歲歲首至也月首朔也至朔同日謂之章同在日首謂之部部終六旬謂之紀歲朔又復謂之元是故日以實之月以閏之時以分之歲以周之章以明之部以部之紀以記之元以原之然後雖有變化萬殊羸胸無方莫不結系於此而稟正焉極建其中道營於外璇衡追日以察發斂光道生焉孔壺爲漏浮箭爲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明生焉日有光道月有九行九行出入而交生焉朔會望衡鄰於所交虧薄生焉月有晦朔星有合見月有弦望星有留逆其歸一也步術生焉金水承陽先後日下速則先日遲而後留留而後逆逆與日違違而後速速與日競競又先日遲速順逆晨夕生焉日月五緯各有終原而七元生焉見伏有日留行有度而率數生焉參差齊之多少均之會終生焉引而伸之觸而長之探蹟索隱鉤深致遠無幽辟潛伏而不以其精者然故陰陽有分寒暑有節天地貞觀日月貞明若夫祐術開業滄耀天光重黎其上也承聖帝之命若昊天典歷象三辰以授民事立閏定時以成歲功義和其隆也取象金火革命創制治歷明時應天順民湯武其盛也及王德之衰也無道之君亂之於上頑愚之史失之於下夏后之時義和淫酒廢時亂日盾乃征之紂作淫虐喪其甲子武王誅之夫能貞而明之其興也勃焉回而敗之其亡也忽焉巍巍乎若道天地之綱紀帝王之壯事是以聖人寶焉君子勤之

又曰歷數之生也乃立儀表以校日景景長則日遠天度之

端也日發其端周而爲歲然其景不復四周千四百六十一日而景復初是則日行之終以周除日得三百六十五四分之度之一爲歲之日數日行一度亦爲天度察日月俱發度端日行十九周月行二百五十四周復會於端是則月行之終也以日周除月周得一歲周天之數以日一周減之餘二十九分之七則月行過周及日行之數也爲一歲之月以除一歲日爲一月之數月之餘分積滿其法得一月月成則其歲月大四時推移故置十二中以定月位有朔而無中者爲閏月中之始曰節與中爲二十四氣以除一歲日爲一氣之日數也其分積而成日爲沒并歲氣之分如法爲一歲沒沒分於終中中終於冬至冬至之分積如其法得一日四歲

而終月分成閏閏七而盡其歲十九名之曰章章首分盡四之俱終名之曰部以一歲日乘之爲部之日數也以甲子命之二十而復其初是以二十部爲紀紀歲青龍未終三終歲後復青龍元元法四千五百六十○劉昭注補引樂叶圖徵曰天元以甲子朔旦冬至日月起於牽牛之初右行二十八宿以考王者終始或盡一其歷數或不能盡一以四千五百六十爲紀甲寅窮宋均曰紀卽元也四千五百六十者五行相代一終之大數也王者卽位或遇其統或不盡其數故一元以四千五百六十爲甲寅之終也王者起必易元故不復訟前而終言之也韓子曰四千五百六十歲爲一元元中有厄故聖人有九歲之畜以備之也

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維時厥庶民于女極錫女保極

史記宋世家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傳錫其庶民維時其庶民于女極錫女保極○集解曰馬融曰言當斂時五福之道用布與眾民以其能斂是五福致眾民於汝取中正以歸心也○鄭元曰錫女保極者又賜以守中之道

案敷傳古相通用

漢書谷永傳永對曰經曰皇極皇建其有極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日月亂行

凡厥庶民毋有淫朋人毋有比德維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女則念之

史記宋世家凡厥庶民毋有淫朋人毋有比德維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女則念之○集解曰馬融曰凡其眾民有謀有為有所執守當思念其行有所趣舍也

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

熹平石經凡厥庶民無有淫口人無有

下闕

案隸釋載漢石經尚書殘碑如此段玉裁曰按本篇毋偏毋黨字作毋如此兩無有字作無最有分別古文尚書則皆作無史記則皆作毋

不協于極不離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子攸好德女則錫之福時人斯其維皇之極毋侮鰥寡而畏高明

史記宋世家不協于極不離于咎皇則受之而安而色曰予

所好德女則錫之福時人斯其維皇之極毋侮鰥寡而畏高明○集解曰馬融曰高明顯寵者不枉法畏之

案康史記作安攸史記作所皆以訓故字代經文也列女傳楚野辯女篇周書曰毋侮鰥寡而畏高明

不叶于極不麗于咎 毋侮矜寡而畏高明 尚書大傳洪範曰不叶于極不麗于咎○又曰毋侮矜寡而

畏高明

案偽孔傳本離作罹攷罹字不見說文史記載洪範文作離困學紀聞引尚書大傳協作叶離作麗鰥作矜叶者古

麗蓋三家之異文尚書釋文云罹馬力馳反又來多反力

馳反者離字之音也來多反者羅字之音也周禮以八辟

麗邦瀆注云杜子春讀為羅然則離麗羅三者同矣作羅

非是段玉裁曰罹字蓋羅之或體維惟古通用離古音羅

無侮鰥寡

後漢書肅宗紀元和二年詔經曰無侮鰥寡

案偽孔傳本作無虐癸獨釋文云無虐馬本作亡侮此馬

本與今文同也惟癸獨二字則馬本同古文今據劉向列女傳作毋侮與尚書大傳合後漢書作無侮亦據今文也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國其昌

人史記宋世家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國其昌○集解曰
王肅曰使選其行任之以政則國為之昌

熹平石經口口口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

許冲進說文上書曰殊藝異術王教一術苟有可以加於國

者靡不悉集書曰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國其昌

使循其行

潛夫論思賢篇書云人之有能有為使循其行而國其昌先

王為官擇人必得其材功加於人德稱其位人謀鬼謀百姓

與能務順以動天地如此三代開國建侯所以傳嗣百世歷

載千數者也

案王符所引羞作循王鳴盛云未詳段玉裁云按循蓋修

之誤字之誤也修蓋羞之誤聲之誤也古書修循互譌者

多矣古文尚書邦字今文尚書多作國蓋避高祖諱而改

也

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女不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

史記宋世家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女不能使有好于其家時

人斯其辜

案不能偽孔傳本作弗能

周禮太宰職注班祿所以富臣下書曰既富方穀

于其毋好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

史記宋世家于其毋好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集解曰

鄭元曰無好于女家之人雖錫之以爵祿其動作為女用惡

謂爲天子結怨于民

案僞孔傳本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今據史記載今文尚書無德字集解引鄭尚書注云無好于女家之人則鄭本古文尚書亦無德字以無好女爲句也王氏念孫曰于其無好句絕與下用咎爲韻段玉裁云王說是也孔本經亦無德字而孔傳有之因或增入經文尚書正義曰無好對有好有好謂有善也此謂經文只作無好也又云傳記言好德者多矣故傳以好德言之正別於經文之不言好德也經文古奧多有注增經者如亦言其有德用注增人字朕不敢有後用注增誅字是已

毋偏毋頗遵王之義毋有作好遵王之道毋有作惡遵王之路

史記宋世家毋偏毋頗遵王之義毋有作好遵王之道毋有作惡遵王之路○集解曰馬融曰好私好

呂氏春秋貴公篇洪範曰無偏無頗遵王之誼無或作好遵王之道無或作惡遵王之路○高誘注曰誼法也或有也好私好也私好驚公平于曲惠也作惡擅作威也

荀子修身篇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言以公義勝私欲也

案毋無義誼有或古書每相通用高注云好私好也與馬融訓同則今文家古文家竝無異義也說文女部云玼人姓也从女丑聲商書曰無有作玼王鳴盛曰姓當作性或傳寫誤或古字通凡人之性每多所玼故曰人性也此部

中別出好字則云美也从女子玉篇女部好字云美也又
 愛好也妣字云姓也亦作玻則直以美好愛好併為一字
 而以玻為姓氏矣段玉裁曰古音好讀如朽玻丑聲古音
 蓋讀如鈕或如朽皆在尤幽部是以假玻為好蓋孔壁古
 文如是許君引書如尙狙狙假狙作桓也如布重莫席假
 莫作蔑也皆以明六書假借之法而周伯琦六書正譌不
 知此指乃訓玻云愛而不釋也王氏惑其說謂說文姓當
 作性竟忘說文上文最括以姓字而姜姬姑羸姚燃媯妘
 姚致妣十一字皆為人姓氏立文之體例固不可誣乎壁
 中本作玻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易為好字許君存其舊
 於說文猶鄭君注周禮之識故書作某也段氏說是也

毋偏毋黨王道蕩蕩毋黨毋偏王道便便毋反毋側王道正直
 史記宋世家毋偏毋黨王道蕩蕩毋黨毋偏王道平平毋反
 毋側王道正直○集解鄭元曰黨朋黨○馬融曰反反道也
 側傾側也

熹平石經口口口路毋偏毋黨王道蕩蕩毋黨 下闕

案隸釋載石經尙書殘碑如此則知今文尙書無皆作毋

字也

不偏不黨 不黨不偏

史記張釋之馮唐傳贊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

王道便便

按據此引書作便便則宋世家載洪範文當同作便便其

作平平者乃後轉寫改之耳徐廣史記音義云便一作辨
王蓋古文便作采與平相似後人多誤改爲平字如堯典平
章平秩五帝紀作便章便程鄒誕生本作便章尚書大傳
作辨程是已

說苑至公篇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言至公也

漢書東方朔傳朔上壽云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

無偏無黨 無反無側

漢書王莽傳甄邯白太后下詔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周禮匡人職注書曰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史記宋世家會其有極歸其有極○集解曰鄭元曰會其有

極謂君也當聚會有中之人以爲臣也歸其有極謂臣也當
就有中之君而事之

曰王極之敷言是夷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
是行以近天子之光

史記宋世家曰王極之傳言是夷是訓于帝其順凡厥庶民
極之傳言是順是行以近天子之光○集解曰馬融曰王者
當盡極行之使臣下布陳其言是大中而常行之用是教訓
於天下於天爲順也凡厥庶民亦盡極敷陳其言於下也○
王肅曰民納言於上而得中者則順而行之近猶益也順行
民言所以益天子之光

按夷古文尚書作彝彝夷古通用字毛詩烝民篇民之秉

彝三家詩作秉夷孟子書亦作秉夷皆其證也觀馬注釋

且是彝是訓之訓為教訓釋于帝其訓之訓為順天王肅釋

王是訓是行之訓為順行民言皆與史記合是古文今文兩

家解詁竝同也

案江聲王鳴盛竝云篇中皇極字大傳作王極史記皆作

皇極而惟此一處獨作王極則此王極與上皇極不同且

據馬注王不連極為義自當從史記作王極偽孔本概作

皇非也喬樞謂洪範皇極皇字皆當作君字解不必訓皇

為大如以皇為大則皇之不極訓為大之不極近於不詞

矣觀下文經云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可知極訓

為中實兼上下言之故馬融云亦盡極敷陳其言於上王

肅云民納言於上而得中者則順而行之若皇不訓君則

天之不極亦不能與貌之不恭言之不從視之不明聽之

不聰思心之不容一例同舉也五行傳解作皇君也其義

確不可易伏生大傳王極鄭注云王極或皆作皇極蓋謂

皇王古通三家今文本亦或有不同而其誼則皆訓作君

也觀鄭君大傳注云王君也極中也不名體而言王者五

事為五行則王極象天也是鄭亦以作王極為允後儒以

三家今文王或有作皇者遂改訓皇字為大如後漢書楊

賜傳劉昭注引洪範五行傳曰皇大也極中也此乃後儒

所改之訓非今文家師說之古誼也史記用歐陽尚書本

班書用夏侯尚書本皇字皆作王字解是其顯證攷春秋

繁露深察名號篇曰深察名號大意其中有五科皇科方
科匡科黃科往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王王者皇也王
者方也王者匡也王者黃也王者往也是故王意不普大
而皇則道不能正直而方道不正直而方則德不能匡運
周徧德不匡運周徧則美不能黃美不能黃則四方不能
往四方不能往則不全於王是王之爲誼所包者廣不必
改王作皇以大爲訓也又滅國土篇云王者民之所往君
者不失其羣能使萬民往之而得天下之羣者無敵於天
下是从伏生本作王訓王爲君於誼實長說文解字云王
天下所歸往也三畫連其中三者天地人參通之者王此
漢儒相承師說今文古文兩家誼皆相同也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史記宋世家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集解曰王肅
曰政教務中民善是用所以爲民父母而爲天下所歸往
尚書大傳洪範傳曰聖人在上其君不誦無用之言其工不
作無用之器其商不通無用之物聖人者民之父母也母能
生之能食之父能教之能誨之聖王曲備之者也能生之能
食之能教之能誨之也爲之城郭以居之爲之宮室以處之
爲之庠序學校以教誨之爲之列地制畝以飲食之故書曰
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此之謂也

漢書刑法志曰上聖卓然先行敬讓博愛之德者眾心說而
從之從之成羣是爲君矣歸而往之是爲王矣洪範曰天子

作民父母為天下王聖人取類以正名而謂君為父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

白虎通爵篇曰天子者爵稱也爵所以稱天子者何王者父天母地為天之子也帝王之德有優劣所以俱稱天子者何以其俱命於天而主治五千里內也尚書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潛夫論建議篇書曰天子作民父母

後漢書魯恭傳恭上疏曰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為之舛錯況於人乎故愛人者必有天報昔太王重人命而去邠故獲上天之祐

尚書大傳洪範五行傳曰王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咎厥罰常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禍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注王君也不名體而言王者五事象五行則王極象天也人法天元氣純則不可以一體而言之也天變化為陰為陽覆成五行經曰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論語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是則天之通於人政也孔子說春秋曰政以不由王出不得為政則是王君出政之號也極中也建立也王象天以性情覆成五事為中和之政也王政不中則是不能立其事也咎與思心之咎同耳故子駿傳曰眚眚亂也君臣不立則上下亂矣王極象天天陰養萬物養氣失故常陰也天為剛德

剛氣失故於人爲弱易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此之謂弱或云懦不毅也射王極之度也射人將發矢必先於此儀之發矢則必中於彼矣君將出政亦先於朝廷度之出則應於民心射其象也龍蟲之生於淵行於無形游於天者也屬天蛇龍之類也或曰龍無角者曰蛇天行健馬畜之疾行者也屬王極夏侯勝說伐宜爲代書亦或作代陰陽之神曰精氣情性之神曰魂魄君行不由常併張無度則魂魄傷也王極氣失之病也天於不中之人恆耆其味厚其毒增以爲病將以開賢代之也春秋傳所謂奪伯有魄者是也不名病者病不著於身體也亂謂薄食鬪竝見逆謂羸縮反明經天守舍之類也不言沴天天至尊無能沴之者離逢非沴維鮮之功謂此也

案稽漢志續漢志引並作眊先大夫曰劉昭注云尙書大傳作瞽鄭注引劉子駿五行傳以眊釋瞽是也文獻通考外郊社考引作霧與思心傳同非續漢志注引此注脫子駿二字今從文獻通考所引補之

漢書五行志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厥罰恆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禍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癩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皇之不極是謂不建皇君也極中建立也人君貌言視聽思心五事皆失不得其中則不能立萬事失在眊悖故其咎眊也王者自下承天理物雲起於山而彌於天天氣亂故其罰常陰也一曰上失

中則下彊盛而蔽君明也易曰亢龍有悔貴而亡位高而亡
民賢人在下位而亡輔如此則君有南面之尊而亡一人之
助故其極弱也盛陽動應輕疾禮春而大射曰順陽氣上微
弱則下奮動故有射妖易曰雲從龍又曰龍蛇之蟄曰存身
也陰氣動故有龍蛇之孽於易乾為君為馬馬任用而彊力
君氣毀故有馬禍二曰馬多死及為怪亦是也君亂且弱人
之所叛天之所去不有明王之誅則有篡弑之禍故有下人
伐上之痾凡君道傷者病天氣不言五行沴天而曰日月亂
行星辰逆行者為若下不敢沴天猶春秋曰王師敗績於貿
戎不言敗之者曰自敗為文尊尊之意也○服虔曰眊音老
耄○師古曰眊不明也悖惑也

又夏侯勝傳勝對言在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
下人有伐上者

案本傳言勝從夏侯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
又從歐陽氏問為學精熟所問非一師也

續漢書五行志五行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厥罰
恆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禍時
則有下人伐上之痾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皇君也極
中也眊不明也說曰此沴天也不言沴天者至尊之辭也春
秋王師敗績曰自敗為文○注曰尚書大傳皇作王眊作瞽
後漢書謝弼傳弼上封事曰洪範傳曰厥極弱時則有龍蛇
之孽

南齊志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其咎在霧亂失聽故厥咎
霧思心之咎亦霧天者正萬物之始王者正萬事之始失中
則害天氣類相動也天者轉於下而運於上雲者起於山而
彌於天天氣動則其象應故厥罰常陰王者失中臣下盛強
而蔽君明則雲陰亦眾多而蔽天光也○又引傳易曰乾爲
馬逆天氣故曰有馬禍一曰馬者兵象也將有寇戎之事故
馬爲怪

隋志洪範傳曰逆天氣故馬多死○又曰龍獸之難害者也
天之類君之象天氣害君道傷則龍亦害鬪者兵革之象也
○又曰龍陽類貴之象也上則在天下則在地不當見庶人
邑里家室井中幽深之象也諸侯且有幽執之禍皇不建之
咎也○又曰射者兵戎禍亂之象氣逆天則禍亂將起

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

史記宋世家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集解曰
鄭元曰正直中平之人克能也剛而能柔柔而能剛寬猛相
濟以成治立功

案詩羔裘箋云三德剛克柔克正直也正義引鄭君尚書
注與集解引同鄭注又曰剛則彊柔則弱此陷於滅亡之
道非能也三德人各有一德謂入臣也鄭以此屬人臣言
者蓋人君艾用三德已具於九疇中故應劭注五行志云
謂治大中之道用三德此節自宜屬臣言之於誼乃備也

熹平石經爲天下王三德一曰正直二

下闕

皇清經解續編
案隸釋載漢石經尚書殘碑如此三德上無六字與史記同此今文尚書之確證也

平康正直彊不友剛克內友柔克

史記宋世家平康正直彊不友剛克內友柔克○索隱曰內當爲變變和也

案古文尚書不友作弗友內友作變友與史記文異尚書正義引鄭注云人臣各有一德天子擇使之安平之國使中平守一之人治之使不失舊職而已國有不順孝敬之行者則使剛能之人誅治之其有中和之行者則使柔能之人差正之是鄭君訓友爲順訓變爲和也段玉裁曰按古內入通用入變同部此今文尚書所以作內也

沈漸剛克高明柔克

史記宋世家沈漸剛克高明柔克○集解曰馬融曰沈陰也潛伏也陰伏之謀謂賊臣亂子非一朝一夕之漸君親無將將而誅焉高明君子亦以德懷也

按據集解引馬注云云則馬本尚書作沈潛與史記文異攷左氏文五年傳甯嬴引尚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與史記合又漢書谷永傳曰忘湛漸之義湛漸卽沈潛蓋今文尚書皆作沈漸剛克也

漢書敘傳曰高明柔克

高明柔克

後漢書鄭興傳曰宜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注尚

皇清系角經系
書洪範曰高明柔剋之政

案尚書釋文引馬云克勝也勝誼乃剋之訓見釋詁剋字
蓋亦三家之異文

維辟作福維辟作威維辟玉食臣毋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
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潛忒
史記宋世家維辟作福維辟作威維辟玉食臣毋有作福作
威玉食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
頗辟民用潛忒○集解曰馬融曰辟君也不言王者關諸侯
也○鄭元曰作福專爵賞也作威專刑罰也玉食備珍美也
案公羊傳成元年疏引鄭尚書注云此凡君抑臣之言也
害于女家福去室凶于女國亂下民尚書正義引王肅云
不言王關諸侯諸侯於國得專賞罰大夫稱家言秉權之
臣必滅家復害其國也辟者天子諸侯之通稱不言王而
言辟故馬鄭王竝以為關諸侯也

臣亡有作威作福玉食 民用僭慝

漢書王嘉傳嘉奏封事曰臣聞箕子戒武王曰臣亡有作威
作福亡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人用側頗辟民用僭慝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
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國人傾仄不正民用僭差不壹此君
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武王躬履此道隆及成康

案段玉裁曰忒王嘉傳作慝師古曰慝惡也按嘉釋書言
民用僭差不壹正訓忒字此謂假慝為忒顏注非也但顏

注自本馬季長尚書釋文引馬云忒惡也此又謂假忒爲
慝也

又楚元王傳劉向上封事極諫曰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
于而家凶于而國

又武五子傳廣陵厲王胥賜策曰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靡
有後羞

又敘傳曰侯服玉食敗俗傷化

又翟方進傳司隸校尉滎勳奏言專權作威乃害于乃國不
可之大者

後漢書荀爽傳爽引洪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
此三者君所獨行而臣不得同也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所
謂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者也

又張衡傳衡上疏曰威不可分德不可共洪範曰臣有作威
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天鑒孔明雖疏不失
臣無有作威作福玉食

後漢書第五倫傳倫上疏曰書曰臣無有作威作福其害于
而家凶于而國

又楊震傳震上疏曰書曰臣無有作威作福玉食
而凶于而國

熹平石經□□□□家而凶于而國人用缺頗辟下缺

案隸釋載漢石經尚書殘碑如此據此凶上有而字爲異
是亦三家今文本各有不同之驗也王肅注云必滅家復

害其國是因家而連及國則有而字者是

三國志蔣濟傳濟對曰夫作威作福書之所誠

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濟曰涕曰霧曰克曰貞曰悔卜五占之用二衍賁

史記宋世家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濟曰涕曰霧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之用二衍賁○集解曰涕尚書作團徐廣曰涕一曰洩霧一曰被鄭元曰卜五占之用謂雨濟團霧克也二衍賁謂貞舛也將立卜筮人乃先命名兆卦而分別之兆卦之名凡七龜用五易用二審此道者乃立之也雨者兆之體氣如雨然也濟者如雨止之雲氣在上者也團者色澤而光明也霧者色不釋鬱冥冥也克者如禘氣之色相犯也內卦曰貞貞正也外卦曰舛舛之言晦晦猶終也卦象多變故言衍賁也○索隱曰涕音亦尚書作團孔安國曰氣駱驛連續今此文作涕是涕泣亦相連之狀霧音蒙霧與蒙亦通

案隸古定本尚書作曰雨曰霽曰雲曰團曰克曰貞曰悔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賁與史記文異裴駙史記集解引鄭

尚書注曰五謂雨濟團霧克也而鄭君周禮大小注引洪

範作曰雨曰霽曰團曰益曰克皆以團在雲益之上與史

記載洪範文次第正合則今本尚書之倒其次非是也攷

爾疋釋天曰濟謂之霽是濟霽誼通淮南時則訓曰九月

失政三月春風不濟高誘注曰濟止也此經濟與雨對故

鄭以濟為如雨止之雲氣在上也說文口部曰圍回行也
 从口畢聲商書曰曰圍圍者升雲半有半無讀若驛段玉
 裁曰按圍回行也是圍字本義商書曰曰圍即洪範之曰
 圍也圍者升雲半有半無是洪範曰圍之義鄭君大小注
 引洪範曰圍正與許氏所引同廣韻引說文商書曰圍圍
 者升雲半有半無不誤今說文各本商書尚少一曰字又
 無者字誤也正義曰古文尚書即今鄭注尚書是也無以
 悌為圍之字唯洪範稽疑論卜兆有五曰圍注云圍者色
 澤光明蓋古文作悌今文作圍賈逵以今文校之定以為
 圍故鄭依賈氏所奏從定為圍於古文則為悌故云古文
 尚書以悌為圍今定本云悌古文尚書以為圍更無悌字

義竝得通玉裁按正義誤也此字今文尚書作悌古文尚
 書作圍今文尚書者史記宋世家所載曰悌是也古文尚
 書者馬鄭王本皆作曰圍是也鄭箋詩云古文尚書悌為
 圍者謂今文尚書之悌古文尚書作圍則尚書悌可為圍
 以是證之則毛詩悌與悌同聲悌亦可讀為圍而訓明也
 今文尚書作悌古文尚書作圍皆有證佐不得反易之詩
 箋轉寫譌悌為悌又於悌為圍之上增一以字遂滋繆誤
 賈逵所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尚書同異集為三卷
 其書唐初已不存詩正義臆為之說故舛誤若此史記之
 曰悌徐廣曰一作曰悌弟夷相似故多亂之說文鸚胡或
 作鸚是已彙從雨彖聲故徐邈音亡鉤反釋文原本亦大

書蒙字而兼引徐氏反語是偽孔本經文同作曰蒙傳云

蒙蒙句陰闇也衛包乃以蒙改蒙其經文曰圍傳云圍氣

落驛不連屬也衛包乃以驛改圍此其謬誤何如哉正義

曰曰蒙兆氣蒙闇也此釋經文又曰蒙聲近蒙詩云零雨其蒙

則蒙是闇義故以蒙為兆蒙是陰闇也此釋傳文此作正義時

經文作蒙不作蒙甚顯白周禮大小注引書作蠡劉昌宗

讀莫構反沈重音謀爾雅音義曰蒙亡公亡侯二反凡矛

聲致聲之字亡侯其本音亡公其轉音也蒙蠡皆矛聲故

亦借蠡周禮疏引鄭注作氣不澤鬱冥也史記集解引鄭

注作氣不釋鬱冥也澤字是釋字非也圍訓色澤蒙訓色

不澤反對之詞史記宋世家作曰霧霧即霏之俗霏與蒙

一字霏亦可音蒙詩小雅務與戎詢然則今文尚書與古文尚書同也徐

廣史記記曰霧一作被錢氏曉微以為被當是霏之譌與

敷淺原之淺為滅皆是傳寫之誤說文卜部曰舛易卦之

上體也从卜每聲商書曰曰貞曰舛按此壁中本也孔安

國以今文字讀之祇作悔字左氏傳蠱之貞風也其悔山

也亦祇作悔字卜五占用二衍忒鄭於用字句絕二字下

屬衍忒宋世家亦云卜五占之用則其句絕與鄭合忒宋

世家作賁古多假借賁為忒蒙霧忒賁皆可通之字也段

說確甚喬樅又案尚書釋文引馬云占用二占筮也是馬

以占屬貞悔矣尚書正義引王肅云卜五者筮短龜長故

卜多而筮少占用二者以貞悔占六爻衍忒當推衍其爻

義以極其意卜五占二其義當如王解據此是馬融王肅皆讀占之用為句與鄭不同馬王皆從古文家說鄭則從今文家說故句讀與史記同也王鳴盛云說文卜部貞卜問也从卜貝以為贄一曰鼎省聲京房說解易卦之上體也从卜每聲貞从卜則解亦宜從卜後人混作心部之悔而解字遂廢不用矣占視兆問也从卜从口則占卜為占卜兆故周禮占人掌占龜又云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圻又云以八筮占八頌以八卦占筮之八故是筮卦亦得云占此經占與衍貢對舉則占為占兆衍為衍卦不得以占為筮鄭讀是馬讀非也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宋世家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集解鄭元曰立是能分別兆卦之名者以為卜筮人

漢書郊祀志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言言少從多之義也

案儀禮士喪禮疏引鄭尚書注去卜筮各三人大卜掌三

兆三易從二人從其多者著龜之道幽微難明慎之深也

與郊祀志誼同或疑三易者連山歸藏周易若洪範則禹

所作箕子所陳殆不可援彼以實之喬樅謂此不然也鄭

于大卜三兆注先云兆者灼龜發於火其形可占者其象

似玉兆原之豐罇是用名之焉上古以來其作法可用者

有三原原田也三易注亦先云連山似山內出氣也歸藏

者萬物莫不歸而藏於其中又引杜子春云玉兆顛頊之

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連山處犧歸藏黃帝鄭以原為原田謂上古以來其法有三則不以子春說原兆有周之兆為然矣喬樞謂子春以連山為必犧其說亦非是又子春釋三易但言連山歸藏不及周易意以周易為文王所演謂因代以題周更不別解耳考之繫辭下篇稱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於天文俯則察於地理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因而重之為六十四又云必犧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案世譜等羣書神農一曰連山氏亦曰列山氏黃帝一曰歸藏氏則三易連山當為神農氏作歸藏為黃帝作其周易當為必犧氏作矣周易正義引鄭釋云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備

然則知周易之名必犧已造此義特文王復修明之本取周普之稱非指周代之謂故易緯乾鑿度云垂皇策者犧卦道演德者文成命者孔又云蒼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準此諸文必犧制卦文王繫辭孔子作十翼易歷三聖只謂此也易緯乾坤鑿度曰先元皇介而後有垂皇策而後有萬形經而後有乾文緯而後有乾坤鑿度而後有考靈經注云考靈經考者成也而後有制靈圖注云龜書是也而後有河圖八文垂皇策乾文文緯與乾坤二鑿度此三文說易者也又曰庖氏著乾鑿度上下文炎帝皇帝有易靈緯注云神農氏師法古易為考靈緯又公孫氏注云軒轅易變天道之理法一依上大庖氏之制也作易八墳文釋八卦之理又周易注云

文王姬昌之修明修作之始也聖教多難惟聖與賢知之於太古垂訓至公孫之後大百六數終遇兩大浩失其化教源至高辛代陽九數值火又焚之於後求於嵩岡得河圖內有易法而重修再降太聖易大行又距禹代洪水浩浩襄陵汨沒五行易又喪亡而於泰穴得洛書內有太易易之源流大易既行者今之連山歸藏之名緣而得之古秘斯書何賢知之而距於周王昌中聖而又修源範軌不墜門例恆存據此所言則伏羲之後神農軒轅並皆作易具有明徵矣伏羲已作周易至文王特修明之代遠人湮後人因以周易爲文王作此如皇甫謐所云夏人因炎帝曰連山殷人因黃帝曰歸藏其義正同耳鄭君易贊及易論並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鄭志載趙商問鄭君曰子春云連山宓犧歸藏黃帝今當從此說以不敢問杜子春何由知之鄭荅云此數者並無明文改之無據故著子春說而已近師皆以爲夏殷周是連山之爲夏易歸藏之爲殷易與周易之爲文王易近師所云蓋皆謂修明之是亦相因之義也連山以艮爲首艮卽寅也人生於寅所謂人統以寅爲正者是也歸藏以坤爲首坤卽丑也地闢於丑所謂地統以丑爲正者是也周易以乾爲首乾卽子也天開於子所謂天統以子爲政者是也三易爲天地人之道卽三正爲天地人之統賈公彥疏釋周易之誼云連山歸藏皆不言地號則周非地號以周易以純乾爲首

乾爲天天能周布於四時故名易爲周也賈疏此說非能臆造必秦漢經師古誼其佚散見於他說者而賈襲取之然則三易之名與三兆之象皆上古以來已有之矣顧上古之時道尙質素畫卦重爻足以垂法後代澆訛德不如古爻象不足以爲教故作繫辭以明之文王玉門演易復取周易演其卦爻象數爲之繫辭後遂以周易爲有周之易猶夏用連山殷用歸藏或亦繫辭於卦爻之下後遂以連山歸藏爲夏殷之易也又據子春言瓦兆帝堯之兆則原兆疑爲帝舜之兆舜舉禹爲司空平水土濬畝滄九州攸同咸則三壤原田之兆其象蓋取諸此與白虎通著龜篇尙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案左氏成六年傳或謂欒武子曰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眾故也鄭注尙書云從其多者誼本於此

女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民謀及卜筮

史記宋世家女則有大疑謀及女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白虎通著龜篇天子至士皆有著龜者決疑示不自專尙書

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乎著龜所以先謀及卿士何先盡人事念而不能得思而不能知然後問於著龜何示不自專

也或曰清微無端緒非聖人所及聖人亦疑之尙書曰女則有大疑謂武王也乾草枯骨眾多非一獨灼龜何此天地之

閒壽考之物故問之也龜之爲言久也著之爲言耆也久者意也龜曰卜著曰筮何卜赴也爆見兆筮也者信也信其卦也尙書曰卜三龜禮筮於廟門外又尙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漢書藝文志著龜者聖人之所用也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卜筮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著龜是故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藝文類聚八十二洪範五行傳曰著之爲言耆也百年一本生百莖此草木之壽而知吉凶者聖人以問鬼神

太平御覽九百三十一洪範五行傳曰龜之爲言久也千歲而耄此禽獸而知吉凶者也

案曲禮正義引劉向云著之言耆龜之言久龜千歲而靈著百年而神白虎通說著龜與洪範五行傳同皆今文尙書說也

謀及庶民

周禮鄉大夫注鄭司農云國大詢於眾庶洪範所謂謀及庶民○又小司寇注鄭司農云致萬民聚萬民也詢謀也書謀及庶人

熹平石經口口乃心謀及卿缺謀及庶民下闕

案隸釋載漢石經尙書殘碑如此此今文尙書也段玉裁曰此經下文四言庶民此作庶人誤也據石經是今文尙

書作民之證尙書正義云上言庶人又言庶民者嫌庶人
惟指在官者變人言民見其同也此乃曲爲之說耳周禮
鄉大夫注鄭司農引洪範作庶民然則小司寇注庶人亦
當作庶民矣喬樞謂三家尙書本容有不同觀史記及白
虎通引洪範文均作庶人此當各存其是不必改之使一
也

潛夫論潛歎篇曰書云謀及乃心謀及庶人故聖人之施舍
也不必任眾亦不必專己必察彼己之爲而度之以義或舍
人取己故舉無遺失而政無廢滅也

又卜列篇曰凡卜筮者蓋所問吉凶之情言興衰之期令人
修身慎行以迎福也且聖人之立卜筮也不違民以爲吉不
專任以斷事故鴻範之占大同是尙

白虎通著龜篇曰不見吉凶於著復以卜何著者陽道多變
變乃成龜以荆火灼之何禮雜記曰龜陰之老也著陽之老
也龍非水不處龜非火不兆以陽動陰也必以荆者取其究
音也禮三正記曰灼龜以荆以火動龜不以水動著何以爲
嘔則是也著龜敗則埋之何重之不欲人褻尊者也周官曰
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凡卜人君視體大夫視色士視墨
凡人卜事視高揚火以作龜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冬時
後漢書胡廣傳廣上書曰書載稽疑謀及卿士國有大政必
諮之於故老是以慮無失策舉無過事

又盧植傳植規竇武曰書稱謀及庶人

論衡狀留篇曰龜生三百歲大如錢游於蓮葉之上三千歲青邊緣巨尺二寸著生七十歲生一莖七百歲生十莖神靈之物也

論衡卜筮篇曰子路問孔子曰猪肩羊膊可以得兆藿葦藁芼可以得數何必用著龜孔子曰不然蓋取其名也夫著之爲言耆也龜之爲言舊也明狐疑之事當用著龜也

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而身其康彊而子孫其逢吉

宋世家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而身其康彊而子孫其逢吉

案隸古定本尙書作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據宋世家此二句上多兩而字是今文尙書之本不同也李惇曰子孫其逢句絕與上文從同爲韻馬云逢大也是也喬樅謂據漢書王莽傳云奉天洪範心合寶龜又云所謂康彊之占逢吉之符也則今文尙書家不以逢字句絕也僞孔傳云動不違眾故後世遇吉反從今文家之說與馬違異誠所未解矣

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卿士逆吉

宋世家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卿士逆吉○集解鄭元曰此三者皆從多故爲吉

女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宋世家女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集解鄭元曰此逆者多以故舉事於境內則吉境外則凶

龜筮共違於人用靜吉用作凶

宋世家龜筮共違於人用靜吉用作凶○集解鄭元曰龜筮

皆與人謀相違人雖三從猶不可以舉事

洪範五行傳曰若煩數溷瀆或不精嚴神不告也或觀卦察

兆占不得也或龜不神著不靈此其所以過差聖人不得專

用也龜筮共違於人神靈不佑也

案此見太平御覽七百二十七又初學記十九引洪範傳

畧同

論衡卜筮篇曰洪範稽疑卜筮之變必問天子卿士

庶徵曰雨曰陽曰奧曰寒曰風五是來備各以其序庶草繇庶

一極備凶一極亡凶

宋世家庶徵曰雨曰陽曰奧曰寒曰風五是來備各以其序

庶草繁庶一極備凶一極亡凶

案尚書正義引鄭云雨水氣也春始施生故木氣為雨暘

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為暘奧火氣也寒水氣風土

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土氣為風

攷五行傳說五事致此五氣鄭此注皆本五行傳為解是

從今文家說也王鳴盛曰左傳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

此五氣雨暘風與彼同彼言晦明此言寒奧則晦是寒明

是奧也五事休咎皆不致陰五行傳又曰皇之不極厥罰
 恆陰是陰氣不由五事別屬皇極蓋用中則陰陽時為休
 不中則陰恆若為咎也鄭用五行傳為說五行傳出伏生
 其實是孔門七十子以來相承古義故鄭據之偽孔傳以
 曰時為五者各以其時非也漢讀連下成文以曰時五者
 來備為句時與是同上文立時人作卜筮亦以時為是也
 一極無之無史記作亡周禮司市云亡者使有詩谷風云
 未何有亡是亡與有無之無同說文亡部云𦉳亡也从亡
 𦉳聲此有無之正體字今則𦉳字廢而不用久矣

後漢書李雲傳雲露布上書曰臣聞皇后天下母德配坤靈
 得其人則五氏來備不得其人則地動搖宮○章懷太子注

云史記曰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五是來備今本後漢書淺

人妄改是為者各以其序庶草繇廡是與氏古字通耳

又荀爽傳爽對策陳便宜曰嘉瑞降天吉符出地五韙咸備
 各以其敘○章懷注云韙是也史記曰五是來備各以其序
 也

案此二條可據以證史記今本之誤今本宋世家作曰時

五者來備此後人所妄改也段玉裁曰曰時五者來備凡
 六字此古文尚書也五是來備凡四字此今文尚書也李

雲荀爽皆用今文尚書非用史記也曰時五者來備六字

一句時是也曰是五者今文約之云五是惠氏定氏者是

之假借韙者氏之轉注也史記本無曰時二字而裴駙集

解妄引偽孔傳云五者各以時與正文不相應於是或增
改五是二字爲曰時五者四字困學紀聞云五者來備當
日時五者來備史記云五是來備蓋南宋本妄增曰時二字而五
是尙未改也又後漢書律厯志安帝延光中尙書令忠上
奏云三階曰平黃龍曰至刑犴曰錯五是曰備按監本不
誤錢曉徵後漢書攷異云閩本汲古閣本作五者曰備後
人据今本尙書易之也

休徵曰肅時雨若曰艾時暘若曰愆時奧若曰謀時寒若曰聖
時風若

史記宋世家休徵曰肅時雨若曰艾時暘若曰知時奧若曰
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

漢書五行志休徵曰肅時雨若艾時暘若愆時奧若謀時寒
若聖時風若○孟康曰善行之驗也○應劭曰居上而敬則
雨順之君政治則陽順之愆明也○師古曰奧讀曰煥煥温
也凡言時者皆謂行得其道則寒暑風雨以時應而順之

案偽孔傳云敘美行之驗君行敬則時雨順之君行政治
則時暘順之君能照晷則時煥順之君能謀則時寒順之
君能通理則時風順之與師古漢書集注引孟康應劭說
同照晷卽明之諠然則君能照晷三語當亦應劭五行注
語而偽孔氏襲取之師古集注所引應劭注文有不具耳
王鳴盛曰大傳五行傳鄭注云孔子說休徵曰聖者通也
兼四而明是孔子正解此經曰聖時風若之義聖包貌言

視聽土亦包金木水火風屬土故時風為聖之驗也段玉

裁曰宋世家上文作曰陽此作賜不畫一疑本皆作陽也

哲五行志作哲宋世家上文作智此作知不畫一亦當是

智字也

庶少蕃蕪

漢書谷永傳五徵時序庶少蕃滋

案序苟悅漢紀作敘隸古定本尚書亦作敘序與敘通山

古文草字繇此引作蕃隸古定本尚書同古通用字也無

說文林部曰霖豐也从林爽或說規模字从大卅數之積

也林者木之多也卅與庶同意商書庶草繇霖段玉裁曰

按爽或說規模字者小徐云或說爽為規模之模字也卅

數之積也者廣韻廿六緝卅字下曰先立切說文云卅數

名今直以為四十字玉篇佩觿集韻皆云卅四十也攷說

文有廿字卅字而無卅字卅字惟見於此蓋即廣韻所本

與漢石經論語殘碑子由年卅而見惡焉以卅為四十字

卅與庶同意當云霖與庶同意謂庶以光貌眾盛霖以林

貌眾多皆非專謂光謂林也其意十也爾疋釋故苞蕪茂

豐也釋文曰蕪古本作霖按許說本爾疋爾疋古本作霖

是也隸變霖作無以為有無字遂改爾雅之霖茂从艸作

蕪鴻範之繇無从广作庶皆非本字晉語曰黍不為黍不

能蕃庶韋昭曰蕃滋也庶豐也則假庶為無不獨尚書也

班固靈臺詩曰庶卉蕃蕪

易通卦驗曰立春條風至赦小罪出稽留春分明庶風至正
 封疆修田疇立夏清明風至出幣帛禮諸侯夏至景風至辨
 大將封有功立秋涼風至報土功禮四鄰秋分閭闔風至解
 懸垂琴瑟不張立冬不周風至修宮室完邊城冬至廣莫風
 至誅有罪斷大刑八風以時至則陰陽變化道成萬物得以
 育生王者當順八風行八政當八卦也此見太平御覽引
 易稽覽圖曰太平時陰陽和風雨咸同海內不偏地有險易
 故風有遲疾雖太平之政猶有不能均同也惟平均乃不鳴
 條文音甘字山字而無曲字則字與山字皆同

春秋考異郵曰八風殺生以節翱翔距冬至四十五日條風
 至條者建生也距猶起也自冬至四十五日而立春此風應

其方而來生萬物也四十五日明庶風至明庶迎惠言春分
 之候陽以施惠之恩德迎眾物而生之也四十五日清明風
 至精芒挫收言立夏之候薺麥之屬秀出已備故挫止其鋒
 芒收之使成實也四十五日景風至景風強風也強以成之
 夏至之候也強言萬物強盛也四十五日涼風至涼風者寒
 以閉也立秋之候也閉收也言陰寒收成萬物也四十五日
 閭闔風至閭闔者當寒天收也秋分之候閭闔盛也言時盛
 收物蓋藏之也四十五日不周風至不周者不交也陰陽未
 合化也立冬之候也未合化言消息純坤無陽也月令曰天
 地不通而閉塞成冬也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廣莫者精大滿
 也立冬之候言物無見者風精大滿美物也

白虎通八風篇風者何謂也風之爲言萌也養物成功所以象八卦陽生於五極於九五九四十五日變變以爲風陰合陽以生風也距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條者正也四十五日明庶風至明庶者迎眾也四十五日清明風至清明者精芒也四十五日景風至景大也陽氣長養四十五日涼風至涼寒也行陰氣也四十五日閭闔風至戒收藏也四十五日不周風至不周者不交也陰陽未合化也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廣莫者大也同陽氣也故曰條風至地暖明庶風至萬物產清明風至物形乾景風至棘造實涼風至黍禾乾閭闔風至生薺麥不周風至蟄蟲匿廣莫風至則萬物伏是以王者承順之條風至則出輕刑解稽留明庶風至則修封疆理田疇清明風至則出幣帛使諸侯景風至則爵有德封有功涼風至則報地德化四鄉閭闔風至則申象刑飾囹倉不周風至則築宮室修城郭廣莫風至則斷大辟行獄刑

案白虎通紀八風與易通卦驗春秋考異郵大略相同惟於閭闔風至云申象刑飾囹倉與易說不同象刑之說見伏生尚書大傳知白虎通此篇是用今文尚書說也

然徵曰狂恆雨若曰僭恆陽若曰舒恆奧若曰急恆寒若曰霧恆風若

宋世家咎徵曰狂常雨若曰僭常陽若曰舒常奧若曰急常寒若曰霧常風若

漢書五行志咎徵曰狂恆雨若僭恆陽若舒恆奧若急恆寒

若霧恆風若○孟康曰言惡行之驗○應劭曰僭僭差人君
設霧鄙吝則風不順之也○服虔曰霧音人備霧○師古曰
凡言恆者謂所行者失道則寒暑風雨不時而恆久爲災也
備設並音構又音寇

案尚書正義引鄭云狂倨慢也恆常也若順也五事不得
則咎氣順之舒舉遲也急急促自用也霧見冒亂也攷舒
字五行傳作茶茶舒古同何休公羊傳注論衡寒溫篇引
此經並作舒與史記漢書合玉藻諸侯茶鄭注茶讀舒遲
之舒攷工記弓人寬緩以茶鄭注及鄭司農並讀舒是其
字驗也僞孔傳本舒作豫霧作蒙與古文今文皆違異非是
霧字史記作霧霧俗字也常作霧五行傳作霧卽霧之省

爾雅釋天邢昺疏引洪範云曰雲鄭注云雲聲近蒙尚書
大傳思心之不容厥咎雲王之不極厥咎猶鄭注云猶與
思心之咎同耳然則猶當亦霧之省與霧雲同誼霧雲
皆聲近字此三家今文之有不同也

漢書王莽傳莽策羣司曰歲星司肅東嶽大師典致時雨青
燁登平考景以晷熒惑司愆南嶽大傳典致時奧赤燁頌平
考聲以律太白司艾西嶽國師典致時陽白燁象平考量以
銓長星司謀北嶽國將典致時寒元燁和平考星以漏○應
劭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肅敬也厥罰常雨常雨水也故申
戒厥任欲使雨澤以時也視之不明是謂不愆愆智也厥罰
常奧奧暑也言之不從是謂不艾艾安也厥罰常陽陽旱也

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謀圖也厥罰常寒

後漢書楊震傳書曰僭恆暘若不則

又張衡傳衡上疏曰頃年雨常不足思求所失則洪範所謂

僭恆暘若者也

後漢書周舉傳舉對曰書曰僭恆暘若夫僭差無度則言不

從而下不正陽無以制則上擾下竭

論衡寒溫篇或難曰洪範庶徵曰急恆寒若舒恆煖若若順

煖溫恆常也人君急則恆寒順之舒則恆煖順之寒溫應急

舒謂之非政何夫豈急不寒舒不溫哉人君急舒而寒溫遞

至偶適自然若故相應猶卜之得兆筮之得數也

又曰夫大人與天地合德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洪

範曰急恆寒若曰舒恆煖若如洪範之言天氣隨人徙易當

先天而天不違耳何故後天而奉天時乎後者天已寒溫於

前而人賞罰於後也

續漢書律歷志曰夫庶徵休咎五事之應

苟悅前漢高后紀人君急則日晷進而疾舒則日晷退而緩

故曰急恆寒若舒恆煖若

案段玉裁云今本漢紀作豫此淺人改之不見其上文

云急舒孝惠紀亦云厥咎舒厥咎急其左驗也

公羊成元年傳注尚書曰舒恆奧若○徐彥疏曰洪範文舒

遲也恆常也若順也言人君舉事太舒則有常煖之咎氣來

順之是也

案羣經音辨云輿於六切書舒常輿若何休讀今本作燠
段玉裁曰按羣經音辨恆作常者避宋諱也

三國志毛玠傳鍾繇詰玠曰按典謀急恆寒若舒恆燠若寬
則亢陽所以爲旱

後漢書桓帝紀建和二年詔曰君道得於下則休祥著乎上
庶事失其序則咎徵見乎象

又魯恭傳恭議奏曰夫陰陽之氣相扶而行發動用事各有
時節若不當其時則物隨而傷王者雖質文不同而茲道無

變四時之政行之若一月令周之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
其變者惟正朔服色犧牲徽號器械而已故曰殷因於夏禮
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又朱浮傳浮上疏曰鴻範別災異之文皆宣明天道以徵來
事者也

又楊賜傳賜上封事曰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戾休徵則五
福應咎徵則六極至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惟

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爲其變動以
此而觀天之與人豈不符哉

南齊志傳曰雷於天地爲長子以其首長萬物與之出入故
雷出萬物出雷入萬物入夫雷者入君之象入則除害出則

興利雷之微氣以正月出其有聲者以二月出以八月入其
餘微者以九月入冬三月雷無出者若是陽不避陰則出涉

危難而害萬物也

太平御覽天部洪範五行傳曰雷於天地爲長子以其首長萬物與之出入也雷出地百八十三日而復入入則萬物入地地百八十三日而復出出則萬物亦出此其常經也○又曰夫雷人君象也入能除害出能興利○又曰凡大風雷雨爲不敬也

京房易候曰太平之時十日一雨一歲三十六雨此休徵時若之應

春秋說題辭曰一歲三十六雨天地之氣宣十日小雨應天文十五日大雨以斗運也

白虎通曰太平之時時雨時霽不以恆暘而以時暘天地之氣宣也○又曰夏至陰始起反大熱何陰氣始起陽氣推而

上故大熱也冬至陽始起陰氣推而上故大寒也○又曰王者德至皇天則祥風至

西京雜記鮑敞問曰雷何物也何氣而生之董仲舒曰天地之氣陰陽相半和氣周迴朝夕不息以此推移無有差隱運動抑揚更相動薄則薰蒿歆蒸而風雨雲霧雷電雪霰生焉氣上薄爲雨下薄爲霧風其噓也雲其氣也雷其相擊之聲也電其相擊之光也二氣之初蒸也若有若無若實若虛若方若圓攢聚相合其體稍重故雨乘虛而墜風多則合速故雨大而疏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其寒月則雨凝於上體上輕微而因風相襲故成雪焉寒有高下上煖下寒則上合爲大雨下凝爲冰霰雪是也霰霰之流也陰氣暴上雨則凝

結成雹焉太平之世則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
潤葉津莖而已雷不驚人號令啟發而已電不眩目宣示光
耀而已霧不塞望浸淫被洎而已雪不封條凌殄毒害而已
雲則五色而爲慶三色而成霽露則結味而成甘結潤而成
膏此聖人之在上則陰陽和風雨時也政多紕繆則陰陽不
調風發屋雨溢河雪至牛曰雹殺驢馬此皆陰陽相蕩而爲
祲沴之妖也○故曰冬雨必暖夏雨必涼何也曰冬氣多寒
陽氣自上躋故人得其暖而上蒸成雪矣夏氣多暖陰氣自
下昇故人得其涼而上蒸成雨矣

案洪範五行傳於休咎之徵推及雲霧雷電雪雹木冰之
災變今觀董仲舒所言與洪範傳正合則知此爲孔門七

十子之徒所聞微言大義經師遞以相承其所由來者久
矣

後漢書蔡邕傳邕上封事曰臣聞天降災異緣象而至辟歷
數發殆刑誅繁多之所生也風者天之號令所以教人也洪
範傳曰政悖德隱厥風發屋折木

曰王眚維歲卿士維月師尹維日歲月日時毋易百穀用成艾
用明峻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艾用昏
不明峻民用微家用不甯

史記宋世家王眚維歲卿士維月師尹維日歲月日時毋易
百穀用成艾用明峻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
用不成艾用昏不明峻民用微家用不甯○集解馬融曰言

王者所管職如歲兼四時也

案省偽孔傳本作省省古通康誥曰人有小罪非省又

曰乃惟省災潛夫論引之兩省字皆作省公羊春秋莊二
年肆大省左氏穀梁春秋皆作省是其字古通之證此省

字馬訓爲省察之省則省乃假借字也又偽孔傳本母作

無峻作俊皆與史記文異段玉裁曰文選陸韓卿詩王門

所以貴自古多俊民李善注云尙書峻民用康康乃章字之誤是

峻與俊同按釋文於太甲上說命下皆曰俊亦作峻是則

古文尙書凡俊字多作峻者喬樞謂如段氏說則洪範篇

毋論今文古文字皆作峻矣尙書正義引鄭云所以承休

徵咎徵之後言之者休咎五事得失之應其所致尙微故

大陳君臣之象成王極之事其道得則其美應如此其道

失則敗德如彼非徒風雨寒燠而已

尙書攷靈耀曰璇璣中而星未中爲急急則日過其度月不

及其宿璇璣未中而星中爲舒舒則日不及其度月過其宿

璇璣中而星中爲調調則風雨時庶艸蕃蕪而百穀登萬事

康也

先大夫曰玉海天門引此文首有昏明主時乃命中星者

九字是書緯言在璇璣以定中星之法也

釋名釋天曰四時四方各一時時期也物之生死各應節期

而止也春蠢也動而生也夏假也寬假萬物使生長也秋猶

也猶迫品物使時成也冬終也物終成也

庶民維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史記宋世家庶民維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集解馬融曰箕星好風畢星好雨

案尙書正義引鄭云中央土氣為風東方木氣為雨箕東方木宿木克土土為妃尙妻之所好故為風也畢西方金宿金克木木為妃尙妻之所好故好雨也推此則南宮好賜北宮好輿中宮四季好寒也是由已克而得其妃從其妃之所好故也王鳴盛曰鄭於上文云大陳君臣之象成王極之事則自此以下皆是言王極之事故此節假星以

喻民情之有好惡下文二節假日月之行以喻君政之有得失也段玉裁曰本篇惟字宋世家十一見皆作維此匡謬正俗所謂古文尙書作惟今文作維也

漢書五行志洪範曰庶民惟星又谷永對曰星辰附離於天猶庶民附離王者也

論衡明雩篇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然則風雨隨月所離從也孔子出使子路齋雨具有頃天果大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昨暮月離於畢後日月復離畢孔子出子路請齋雨具孔子不聽出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者月離其陰故雨昨暮月離其陽故不雨

論衡感虛篇曰鴻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

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又說曰篇曰尚書日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易緯通卦驗曰冬至之日立八神樹八尺之表日中規其晷之如度者則歲美人民和順晷不如度者則其歲惡人民爲僞言政令爲之不平晷進則冰晷退則旱進尺二寸則月食退尺則日食糴貴臣下不忠日食則害王命道頃側故月食則正臣下之行日食則正人主之道晷不如度數則陰陽不和舉措不得發號出令置官立吏使民不得其時則晷爲之進退風雨寒暑爲之不時晷進爲贏晷退爲縮稽爲扶贏者賞無功富民重有餘縮者罰無罪貧民重不足扶者諫臣進忠臣退是故邪無數至度數不得日月薄食列星失其次而

水旱代昌謬諛日進忠臣日亡萬物不成諸神不享終不變之則殃禍日章是故人主動而得天地之道則萬物之精盡矣

開元占經五引洪範五行傳曰日昃之行則有冬有夏而有寒暑若其失節晷過而長則爲寒退而晷短則爲煥人君急則晷進疾而寒舒則晷退遲而煥故曰豫煥急寒一日晷長爲潦晷短爲旱奢者爲扶扶者邪臣進正臣疎君子不足奸人有餘

漢書天文志曰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一日光道光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夏至至於東井北近極故晷短立八尺之表而晷

景長尺五寸八分冬至至於牽牛南遠極故暑長立八尺之表而暑景長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而暑中立八尺之表而暑景長七尺三寸六分此日去極遠近之差暑景長短之制也去極遠近難知要曰暑景暑景者所以知日之南北也日陽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為溫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為涼寒也故日進為暑退為寒君日之南北失節暑過而長為常寒退而短為常燠此寒燠之表也故曰為寒暑一曰暑長為潦短為旱奢為扶鄭氏曰扶當為蟠齊魯之間聲如輔輔扶聲近蟠止不行也蘇林曰景形奢大也晉灼曰扶附也小臣佞媚附近君子之例也扶者邪臣進而正臣疎君子不足姦人有餘月有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月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然用之一決房中道青赤出陽道白黑出陰道若月失節度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凡君行急則日行疾君行緩則日行遲日行不可指而知也故曰二至二分之星為候日東行星西轉冬至昏奎八度中夏至氏十三度中春分柳一度中秋分牽牛三度七分中此其正行也日行疾則星西轉疾事執然也故過中則疾君行急之感也不及中則遲君行緩之象也至月行則以晦朔決之日冬則南夏則北冬至於牽牛夏至於東井日之所行為中道月五星皆隨之也

案據開元占經引洪範五行傳言暑景長短寒燠之驗及

人君舒急疾遲之應與此天文志竝同則知漢書天文志亦多本於洪範五行傳也

鹽鐵論論菑篇曰四時代序而人則其功星列於天而人象其行常星猶公卿也眾星猶萬民也列星正則眾星齊常星亂則眾星墜矣

潛夫論述赦篇曰王者至貴與天通精心有所想意有所慮未發聲色天爲變移或若休咎庶徵月之從星此乃宜有是事故見瑞異

漢書天文志箕星爲風東北之星也東北地事天位也故易曰東北喪朋及巽在東南爲風風陽中之陰大臣之象也其星軫也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西方

爲雨雨少陰之位也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故詩云月離於畢俾滂沱矣言多雨也星傳曰月入畢則將相有以家犯罪者言陰盛也書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言失中道而東西也故星傳曰月南入牽牛南戒民閒疾疫月入太微出坐北若犯坐則下入謀上一曰月爲風雨曰爲寒溫冬至日南極晷長南不極則溫爲害夏至日北極晷短北不極則寒爲善故書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政治變於下日月運於上矣日出房北爲雨爲陰爲亂爲兵出房南爲旱爲天喪水旱至衝而應及五星之變必然之效也○孟康曰東北陽日月五星起於牽牛故爲天位坤在西南紐於陽爲地統故爲地事也

後漢書律歷志洪範曰日月之行則有冬夏

荀悅前漢高后紀洪範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有寒有暑
案段玉裁云詳上下文則有寒有暑四字非荀語蓋今文
尚書多此四字也喬樞攷開元占經五引洪範五行傳亦
作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而有寒暑與荀所引洪範正合
段氏謂是今文尚書多此四字非無徵之言也

荀悅漢高后紀洪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
風雨

案尚書正義引鄭尚書注曰春秋緯云月離於箕則風揚
沙不言日者日之從星不可見故也攷漢書天文志言日
之所行爲中道月五星皆隨之此經上言日月之行此惟

言月之從星者日光盛而星光微日現則星光隱故日之
從星不可見然以月行推之亦從可知也禮記月令正義
又引鄭注洪範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云四時之閉合於
黃道也攷漢書天文志言月有九行至夏至南從赤道云
云月令正義載鄭尚書考靈曜注引河圖帝覽嬉文畧同
則其說由來久矣戴震九道八行說云月道出入黃道內
外二十七度有奇而交道一終交終不復於原處其差一
度又幾半度每年之差自東而西十九度奇古歷有九道
八行之說所以攷其差也借青赤白黑以別之借八節之
名以命之春分青道爲正東立春青道爲東南冬至黑道
爲正北立冬黑道爲東北秋分白道爲正西立秋白道爲

西北夏至赤道爲正南立夏赤道爲西南如交在冬至南緯二十三度半而入陰曆半交必在春分黃道內五度半春分無南北緯則月北緯五度半是爲春分青道凡三十交退在立冬南緯十六度奇而入陰曆半交必在立春黃道內五度半立春南緯十六度奇則月南緯幾十一度是爲立春青道又三十交退在秋分無南北緯而入陰曆半交必在冬至黃道裏五度半冬至南緯二十三度半則月南緯十八度是爲冬至黑道又三十交退在立秋北緯十六度奇而入陰曆半交必在立冬黃道裏五度半立冬南緯十六度奇則月南緯幾十一度是爲立冬黑道又三十交退在夏至北緯二十三度半而入陰曆半交必在秋分

黃道裏五度半秋分無南北緯則月北緯五度半是爲秋分白道又三十交退在立夏北緯十六度奇而入陰曆半交必在立秋黃道裏五度半立秋北緯十六度奇則月北緯幾二十二度是爲立秋白道又三十交退在春分無南北緯而入陰曆半交必在夏至黃道裏五度半夏至北緯二十三度半則月北緯二十九度是爲夏至赤道又三十交退在立春南緯十六度奇而入陰曆半交必在立夏黃道裏五度半立夏北緯十六度奇則月北緯幾二十二度是爲立夏赤道又三十交退在冬至月復循青道以四年過半循二青道四年過半循二黑道四年過半循二白道四年過半循二赤道十八年過半八行一周古曆以自南

而北交於黃道為中交常以中交為主今歷謂之正交古
 歷自北而南為正交今歷謂之中交日食朔當交也月食
 望當交也九道自宋人疑之至元而遂廢攷諸古歷未有
 明析其必分之故者由今思之可以知交道出入焉可以
 攷當交半交距赤道遠近焉可以明交終所差每月交於
 某宮某度焉可以辨交之中終與朔望不齊每朔望去交
 遠近及當交而有食焉古法之廢而宜舉者此也戴所言
 南北緯者在赤道南為南緯在赤道北為北緯此赤道乃
 天體中央去南北極適中交之道與九行之赤道名同而
 實異觀戴分析如是而九道之說於是明矣王鳴盛曰此
 經是言皇極之事此節以日月冬夏異行喻王者政令四

時異宜也喬樅案傳言王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日月
 亂行此月之從星正日月亂行之事是自王嘗維歲以下
 至此皆言王極得失之故也鄭君謂洛書有六篇今據洪
 範五行傳以五事配五行並皇極為六而八政三德五紀
 庶徵休咎五福六極以及稽疑之類無不悉該於六者之
 中以攷其得失然則雜書六篇殆即謂是歟

尚書大傳洪範傳曰維五位復建辟厥沴○注曰君失五事
 則五行相沴違其位復立之者當明其吉凶變異則知此為
 貌邪言缺文輒改過以共禦之至司文日月又必齋肅祭祀
 以撫其神則凶咎除矣不言六位天不違其位也

案鄭注見儀禮通解續引先大夫曰貌邪言下有脫文當

以言視聽思心之失與貌邪並列也文獻通考引此注亦
畧今無從補矣

曰二月三月維貌是司四月五月維視是司六月七月維言
是司八月九月維聰是司十月十一月維思心是司十二月
正月維王極是司○注曰司主也此月數夏數也夏數得天
之正元或疑焉此用五事之次則四月五月主視六月七月
主言非也用五行王相之次則八月九月主聽十月十一月
主思心亦非也子駿傳曰二月三月維貌是司四月五月維
視是司六月七月維思心是司八月九月維言是司十月十
一月維聽是司十二月與正月維王極是司於四時之氣似
近其類也

凡六沴之作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則后王受之歲之中月
之中日之中則公卿受之歲之夕月之夕日之夕則庶民受
之○注曰自正月盡四月為歲之朝自五月盡八月為歲之
中自九月盡十二月為歲之夕上旬為月之朝中旬為月之
中下旬為月之夕平旦至食時為日之朝禺中至日昃為日
之中下側至黃昏為日之夕受之受其凶咎也

其二辰以次相將其次受之星辰莫同是離逢非沴維鮮之
功○注曰二辰謂日月也假令歲之朝也日月中則上公受
之日月夕則下公受之歲之中也日月朝則孤卿受之日月
夕則大夫受之歲之夕也日月朝則上士受之日月夕則下
士受之其餘差以尊卑多少則悉矣莫夜也星辰之變夜見

亦與晝同初昏為朝夜半為中將晨為夕或曰將晨為朝初昏為夕也離憂也逢見也是謂憂見之象非沴也言五行非能沴天者也鮮殺也功成也維凶咎之殺已成故天垂變異以示人也

禦貌於喬忿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注曰止貌之失者在於喬忿也驕忿者是不恭之刑也喬忿謂若傲很明德忿戾無期之類也

禦言於訖眾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注曰訖止也止言之失者在於去止眾止眾者是不從之刑也止眾謂若周威厲王弭謗以障民口之類也

禦視於忽似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注曰止視之失者在於去忽似忽似者是不明之刑也忽似謂若亂於是非象龔滔天及不辨鹿馬之類也

禦聽於休攸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注曰休讀為獸不狘之狘攸讀為風雨所飄颻之颻止聽之失者在於去休攸休攸者是不聰之刑也休攸謂若老夫灌灌小子躑躑誨爾訥訥聽我眊眊之類

禦思心於有尤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注曰尤過也止思心之失者在於未欲有所過欲有所過者是不容之刑也欲有所過謂若周公不知禮而習小儀不修政而欲誅季氏之類也

禦王極於宗始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注曰宗尊也

止王極之失者在於尊用始祖之法度不言其惡者人性備於五德得失在斯王不極則五事皆失非一惡也大者易姓小者滅身其能宗始則錄延其受命之君承天制作猶天之教命也故掌祖廟之藏者謂之天府也

六沴之禮散齋七日致齋新器絜祀用赤黍三日之朝於中庭祀四方從東方始卒於北方○注曰禮志致齋三日周禮凡祭祀前期十日宗伯帥執事卜日是為齋一旬乃祀也今此致齋即祀者欲得容三祀也蓋八日為致齋期九日朝而初祀亦一旬有一日事乃畢也新器赤黍改過之宜也中庭明堂之庭也或曰朝廷之廷也此祀五精之神其牲器粢盛有常禮記其異者也不祀天非正月亦以此禮祀此神也

其祀禮曰格祀○注曰篇名也今亡

曰某也方祀曰播國率相行祀○注曰篇中大祝贊主人辭也某天子名也方祀祀四方也播讀曰落藩國謂諸侯相助也言諸侯率其常事來即助行祭之禮也

其祝也曰若爾神靈洪祀六沴是合○注曰大祝告神以君悔過之辭也周禮大祝掌六祝之辭以祀鬼神祇祈福祥求永貞也神靈謂木精靈威仰火精赤熛怒土精含樞紐金精白招矩水精叶光紀及木帝太皞火帝炎帝土帝黃帝金帝少皞水帝顓頊木官句芒火官祝融土官后土金官蓐收水官元冥皆是也古者生能其事死在祀典配其神而食合猶為也六沴是神靈所為也

無差無傾無有不正若民有不敬事則會批之於六沴六事之機以懸示我我民人無敢不敬事上下王祀○注曰言神靈正直無缺類所謂缺皆是也若民廣為天下有過者也事六事也會合也批推也言天下有過神靈亦合內推於六沴天子以天下為任者也六事貌言視聽思心王極也機天文也天下運轉以懸見六事之變異示我我謂天子我與民人無敢不敬畏六事上下君祀之所懸示變異者言皆悔過也上君祀靈威仰下君祀大皞之屬也

漢書孔光傳光引書傳曰六沴之作歲之朝曰三朝其應立至○師古曰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故曰三朝

尚書大傳曰東方之極自碣石東至日出樽木之野帝太皞

神句芒司之自冬至數四十六日迎春於東堂距邦八里堂高八尺堂階八等青稅八乘旂旒尚青田車載矛號曰助天生倡之以角舞之以羽此迎春之樂也孟春之月御青陽左个禱用牲索祀於艮隅貌必恭厥休時雨朔令曰挺羣禁開閉闔通窮室達障塞待優游其禁毋伐林木仲春之月御青陽正室牲先脾設主於戶索祀於震正朔令曰棄怒惡解役罪免優患休罰刑閉關梁其禁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季春之月御青陽右个薦用鮪索祀於巽隅朔令曰宣庫財和外怨撫四方行柔惠止剛強九門磔禳出疫於郊以禳春氣南方之極自北戶南至炎風之野帝炎帝神祝融司之自春分數四十六日迎夏於南堂距

邦七里堂高七尺堂階七等赤稅七乘旂旒尚赤田車載弓
 號曰助天養倡之以徵舞之以鼓鼗此迎夏之樂也孟夏之
 月御明堂左个嘗麥用龍索祀於巽隅視必明厥休時燠朔
 令曰爵有德賞有功惠賢良舉力農其禁毋曠防仲夏之月
 御明堂正室牲先肺設主於竈索祀於離正朔令曰振貧窮
 惠孤寡慮休疾出大祿行大賞其禁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
 以妾為妻乃令民雩季夏之月御明堂右个牲先心設主於
 中霤索祀於坤隅思必睿案睿當
作睿厥休時風朔令曰起毀宗
 立無後封廢國立賢輔卹喪疾中央之極自崑侖中至大室
 之野帝黃帝神后土司之土王之日禱用牲迎中氣於中室
 樂用黃鐘之宮為民祈福命世婦治服章令民缺虐其禁治

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西方之極自流沙西至
 三危之野帝少皞神蓐收司之自夏日至數四十六日迎秋
 於西堂距邦九里堂高九尺堂階九等白稅九乘旂旒尚白
 田車載兵號曰助天收唱之以商舞之以干戚此迎秋之樂
 也孟秋之月御總章左个嘗穀用大索祀於坤隅言必從厥
 休時暘朔令曰審用法備盜賊禁姦邪飭羣牧謹貯聚其禁
 毋弛戒備仲秋之月御總章正室牲先肝設主於門索祀於
 兌正朔令曰謹功築遏溝瀆修囷倉決刑獄趣收斂其禁好
 攻戰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乃令民改醮庶毗畢入於室曰
 時殺將至毋罹其菑季秋之月御總章右个薦用田禽索祀
 於乾隅朔令曰除道路守門閭陳兵甲戒百官誅不法除道

成梁以利農夫北方之極自丁令北至積雪之野帝顓頊神元冥司之自秋分數四十六日迎冬於北堂距邦六里堂高六尺堂階六等黑稅六乘旗旆尙黑田車載甲號曰助天誅唱之以羽舞之以干戈此迎冬之樂也孟冬之月御元堂左个祈年用牲索祀於乾隅聽必聰厥休時寒朔令曰申羣禁修障塞畢積聚繫牛馬收澤賦其禁毋作淫巧仲冬之月御元堂正室牲先賢設主於井索祀於坎正朔令曰按外徒止夜樂誅詐僞省醞釀謹閉關其禁簡宗廟不禱祀廢祭祀逆天時乃令民罷土功季冬之月御元堂右个薦用魚索祀於艮隅朔令曰省牲牲修農器收秸薪築囹圄謹蓋藏乃大儺以禳疾命國爲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

案六藝流別全載此篇篇題下云伏生尙書大傳紀帝舜命禹攝政初祀事稿是伏書皇覽引稱逸禮與此大同攷漢書魏相傳相奏表云天地變化必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爲紀曰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治則雹明王謹於尊天慎於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

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魏相之言與此篇大指亦同
蓋王者順時出政十二月各有應行之令順之則吉反之
則凶此所謂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聖賢未有不繇者
也

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甯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史記宋世家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甯四曰攸好德五

曰考終命○集解曰康甯平安

案詩既醉箋曰景福謂五福也正義引鄭洪範注云康甯

人平安也攸好德人皆好有德也考終命考成也終性命

謂皆生攸好以至老也此五者皆是善事自天受之故謂

之福福者備也備者大順之總名正義又云此詩言君子

萬年是為壽也天被爾祿是富也室家之壺是康甯也昭

明有融是攸好德也高朗令終景命有僕即是考終命也

為下具此五者故箋於是言之明景福之言為下總目也

王鳴盛曰天下之福極皆君身所致故人平安人皆好德

即為人君之福然則壽富皆兼天下臣民而言不專指君

身王肅注專指人君非也

徐幹中論天壽篇壽有主有王澤之壽有聲聞之壽有行仁

之壽詩云其德不爽壽考不忘此聲聞之壽也孔子曰仁者

壽此行仁之壽也書曰五福一曰壽此王澤之壽也

說苑建本篇云河閒獻王曰夫穀者國家所以昌熾士女所

以佼好禮義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尚書五福以富為始

子貢問為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此治國之本也

案五福配五事考終命屬貌故以佼好為文五福之容儼

形美與六極之容毀形惡者對文荀子成相篇云治之道

美不老君子由之佼以好是知此為經師相承舊說也偽

孔傳以考終命為各成其短長之命不橫天其義非是

漢書李尋傳成帝詔曰蓋聞尚書五曰考終命言大運壹終

更紀天元人元考文正理推歷定紀數如甲子也

案此釋考終命與劉向說苑謹異據漢書李尋鄭寬中均

為小夏侯尚書之學鄭寬中以博士授成帝尚書此詔是

成帝語則其引尚書說當亦本之小夏侯解詁此三家之

異義各有不同也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宋世家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

曰弱

案尚書正義引鄭云凶短折皆是天枉之名未齡曰凶未

冠曰短未婚曰折愚懦不壯毅曰弱書傳凶短折思不容

之罰疾視不明之罰憂言不從之罰貧聽不聰之罰惡貌

不恭之罰弱王不極之罰反此而云王者思睿則致壽聽

聰則致富視明則致康甯言從則致佼好德貌恭則致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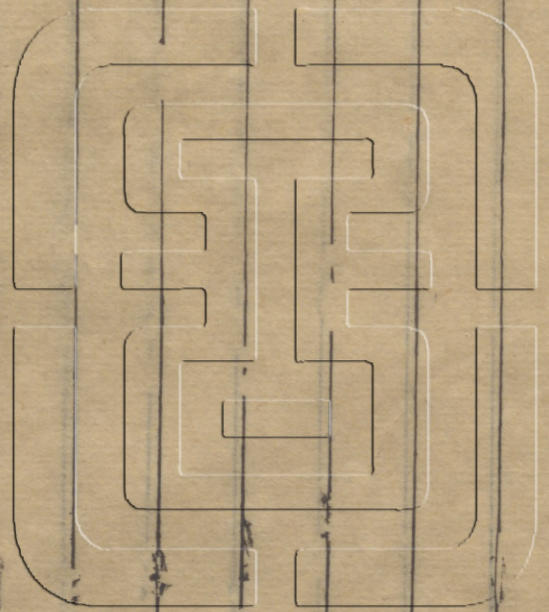
終命所以然者不但行運氣性相感以義言之思睿則無

擁神安而保命故壽若蒙則不通傷神天性所以短折也

聽聰則謀當所謀而會故致富違而失計故貧也視明照

了性得而安甯不明以擾神而疾也言從由於德故好者德也不從而無德所以憂耳貌恭則容儼形美而成性以終其命容毀故致惡也不能為大中故所以弱也此數本諸其尤者福是人之所欲以尤欲者為先極是人之所惡以尤所不欲者為先以下緣人意輕重為次耳攷鄭此注皆依伏生書傳為解是用今文家說也

漢書鄭崇傳崇諫曰臣聞師曰逆陽者厥極弱逆陰者厥極凶短折犯人者有亂亡之患犯神者有疾天之禍潛夫論德化篇德政加於民則多滌暢姣好堅彊考壽惡政加於民則多罷癘疴病天昏札瘥故尚書美考終命而惡凶短折國有傷明之政則民多病以此觀之氣運感動亦誠大矣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九十七終

皇清經解續編

今文尚書經說攷十四下

新陽汪之昌
元和管禮昌校

